

第 The 10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十屆

南臺文學獎

作品集



林麗美 主編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



The 10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目錄

編者序 003

徵文辦法 005

徵文比賽海報 008

校長致詞 009

各組評審講評 011

「影像故事」寫作工作坊 019

頒獎典禮海報 023

新詩組

首獎—奇萊山爺爺叫我把手機丟掉 / 韓守惟 027

貳獎—是什麼？ / 林珍如 030

參獎—滑板 / 楊紫彤 032

佳作—煙花 / 吳孟宸 035

佳作—落雲 / 鍾叡雋 038

佳作—致富的辯證 / 呂明翰 041

短篇小說組

首獎—這世界上沒有鬼 / 傅佳煊 047

貳獎—甜蜜劇痛 / 林玉欣 062

參獎—默劇 / 林予喬 074

佳作—覆雪之下 / 吳璨宇 087

佳作—阿公的草蟋蟀 / 陳品翰 102

佳作—假說 / 邱文貞 111

影像故事組

首獎—平凡而不平凡 / 李立璿 129

貳獎—那刻，我 / 羅筠涵 134

參獎—鯉・別 / 林于萱 139

佳作—以母為音 / 韓守惟 144

佳作—努力追夢，輪椅男孩 / 林育丞 148

佳作—有你在的地方 / 呂祐馨 154

編者序

今年夏季，臺南歷經罕見的颱風與西南氣流豪雨夾擊，短短數日間，原本熟悉的街道成了河道，屋瓦被掀翻、屋內水線爬上牆角與書櫃，許多人的日常被迫中斷。但連日風雨之後，陽光必然重新耀眼，謹此祝福遭受天災的土地與人們，早日重回生活的正軌。

十/10，這個數字很妙，國字形是個節點，數字形是個迴圈。南臺文學獎從第一屆走到第十屆，是遞增的年歲，也像站定後回望來時路。回望一條由無數稿紙鋪成的小徑：每一年，我們迎來新一輪的參與者，有人鼓起勇氣第一次投稿，有人持續摸索、持續書寫；有人初試啼聲便嶄露鋒芒，也有人默默在字裡行間積攢能量。十年，為這些走上小徑的創作人豎起一座隱形的里程碑，提醒著我們：寫下的文字停格了那些曾經的生命風景。

這條小徑，串起了校園裡許多不為人見的時光。午休時匆忙打開筆電潦草記錄靈感、下課後和朋友討論段落轉折的語氣、攝影人週末守在陽光移動的轉角等待構圖，也許還有某個不擅長與人分享情緒的學生，偷偷將難以言說的思緒轉化為詩行，貼在匿名帳號裡……這些片段，無聲而真實，也許從未上過台、未獲名次，但都為南臺的文學土壤，留下微小而晶瑩的光。

十年間，我們也見證了創作的變貌。

從單一類型到跨域混種，創作者不受制於「標準格式」，他們嘗試不同媒材與語言節奏的拼貼：新詩的敘述越來越日常，但語感卻更犀利；小說不追求起承轉合，而是以衝突為入口；影像不是敘事的補充而是情感的主體。年輕的創作者們讓我們看見，文學不只在課堂，也可以在走廊、視窗、社群裡——更貼近生活，更忠於個人經驗。

然而，我們也明白，創作從來不只是優雅的筆耕，它常常發生在混亂、破碎、不確定的狀態中。有時，是在應付繁忙學業與打工之餘，硬擠出睡眠時間書寫；有時，是在情緒低谷中反覆推

敲一個出口；有時，甚至是對著自己說了無數次「這樣寫真的有意義嗎？」之後，仍決定按下送出鍵。文學從來沒有脫離現實，而是與生活的各種張力交纏共舞：情感、未來、焦慮、認同探索、語言壓力、身體困境……但也正是這些現實，成為文字最堅實的燃料，讓書寫不只是逃避，也是對抗與重構。

南臺文學獎是一座窗口，也是窗外的一塊空地。窗口，讓那些還在觀望的人能向內窺看創作的可能；空地，則是邀請你走進來，試著種下一點什麼。你不必是「寫得最好的人」，你只要是「願意嘗試寫出內心的人」，也許是小說，也許是影像或詩，每一篇作品想說的話不同，但背後都有一個願意說話的聲音。我們在這裡，傾聽每一個聲音，也相信，無論得獎與否，每一段曾被認真書寫的生命，都是文學。

今年，恰是第十年。

也是我們集體踏入 AI 的時代。創作的壓力，彷彿突然輕盈——再也不需要深夜苦思，不需要反覆修改，只要敲幾個關鍵字，機器就會生成一篇「足夠好看」的文章。雖然 AI 可以模仿文風、提供結構，卻無法取代人類書寫時那份內在的自我整理與提煉真實經驗的能力，寫作即是思考。未來的世界，也許正如 Paul Graham 所預言，真的只會剩下兩種人——願意寫作的人，與不再思考的人。

所以，在十這個節點上，每一位還願意思考、願意寫、願意感受、願意分享的人，真是彷如保育物種般珍貴的存在。

未來，南臺文學獎想要陪伴這些珍貴的人，走得更遠。

站在節點的十，我們可以喘口氣；站在迴圈的 10，我們永無止盡寫下去。

—— 主編林麗美

謹序於 2025 年 雨水纏綿的 7 月

徵文辦法

一、活動宗旨：

鼓勵同學創作、發掘優秀作品，提升校園文學氣息。

二、主辦單位：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三、獎項：

本文學獎作品分為：短篇小說組、影像故事組及新詩組等三組，擇優頒給獎狀及獎金以資鼓勵，各組之獎項與獎金列舉如下：

(一)短篇小說組：字數 5000～8000 字。

首獎一名，6,000 元；貳獎一名，5,000 元；參獎一名，4,000 元；佳作三名，各 2,000 元。

(二)影像故事組：字數 300～600 字。請以原創的像片穿插於散文，相片的數量為 6 至 8 張。(散文、相片可由 1 人完成或 2 人共同創作。)

首獎一名，5,000 元；貳獎一名，4,000 元；參獎一名，3,000 元；佳作三名，各 2,000 元。

(三)新詩組：行數 15～25 行，且應在詩末檢附「創作動機」說明。首獎一名，4,000 元；貳獎一名，3,000 元；參獎一名，2,000 元；佳作三名，各 1,500 元。

四、收件、截稿日期：

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詳細收件、截稿日期由通識教育中心規劃後公布。

五、參加對象：

南臺科技大學全校學生。

六、報名辦法：

採網路報名、投稿網址：第十屆南臺文學獎(google.com)

七、評審程序：

(一)評審程序分為初審、複審、決審三階段。

(二)參加作品收件後立即進行初審，體例符合徵稿規定者密封送請校外專家學者進行複審。複審完成後，召開南臺文學獎決審會議進行決審。

八、頒獎：

決審完成後，舉辦「南臺文學獎頒獎典禮」公布評審結果。

九、作品規格：

(一)須以 A4 標準版面電腦正體(繁體)字中文 Word 檔案稿呈現。

(二)以 12 級字、新細明體繕打，格式與前段距離 0.5 行，固定行高 20 點。

(三)第一頁右上方註明作品類別與字數，新詩組則註明行數。

(四)以簡體字寫作者請自行轉換成正體中文與新式標點符號，格式不符者概不受理。

十、注意事項：

(一)參加本文學獎之作品，必須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網路發表或公開展示及出版者。

(二)嚴禁抄襲、不能使用 AI 人工智能參與寫作，經查證或檢舉屬實者立即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並依照相關法律追究其責任。

(三)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組徵文，惟每組徵文以一篇為限。

(四)報名時請註明組別：「短篇小說組」、「影像故事組」或「新詩組」。

007 徵文辦法

(五)參加徵文之作品概不退件，請自留底稿。若主辦單位因故公告延長徵稿期限，投稿者得至通識中心抽回已投之稿件，在截稿日前更換新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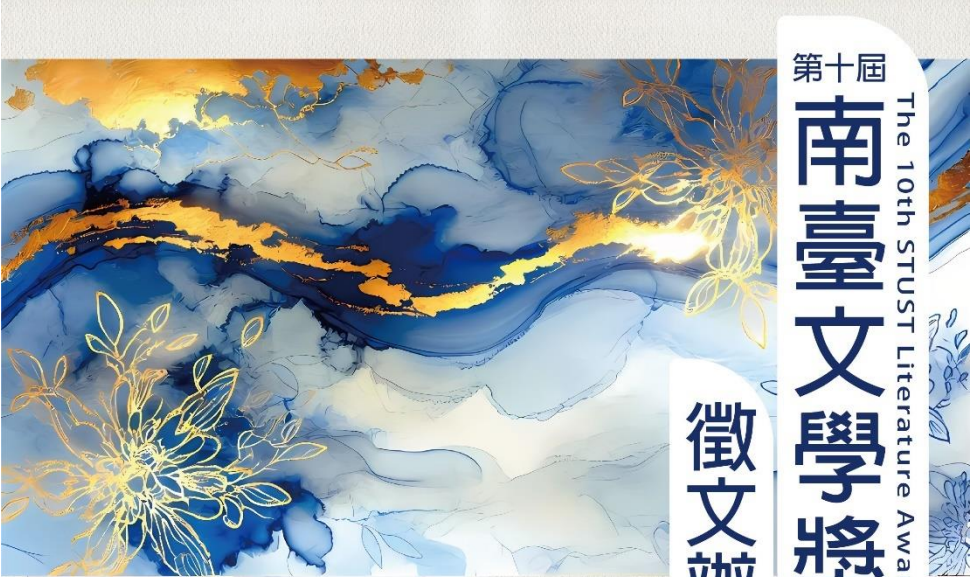
(六)得獎者另須提供較詳細之個人資料、照片及得獎感言。

(七)得獎作品應由作者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同意無償提供作品、照片、影音等資料於相關教學及主辦單位非營利宣傳及成果展示等活動，不限媒體、不限次數公開播映；並同意主辦單位得將參賽之作品彙整編輯成冊。

(八)本徵文辦法若有變動，本中心將隨時公告修改內容。

十一、本辦法經南臺文學獎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徵文比賽海報



第十屆
The 10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南臺文學獎

徵文辦法

獎項(Prizes)：
短篇小說組、影像故事組、新詩組擇優頒給獎狀及獎金以資鼓勵
Prizes differ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short fiction, photo story, and modern poetry.

(一)短篇小說組(Short fiction)：
首獎一名・6,000元
First place: one winner, NT 6,000
貳獎一名・5,000元
Second place: one winner, NT 5,000
參獎一名・4,000元
Third place: one winner, NT 4,000
佳作三名・各2,000元
Excellent: 3 winners, NT 2,000

(二)影像故事組(Photo story)：
首獎一名・5,000元
First place: one winner, NT 5,000
貳獎一名・4,000元
Second place: one winner, NT 4,000
參獎一名・3,000元
Third place: one winner, NT 3,000
佳作三名・各2,000元
Excellent: 3 winners, NT 2,000

(三)新詩組(Morden poetry)：
首獎一名・4,000元
First place: one winner, NT 4,000
貳獎一名・3,000元
Second place: one winner, NT 3,000
參獎一名・2,000元
Third place: one winner, NT 2,000
佳作三名・各1,500元
Excellent: 3 winners, NT 1,500

活動宗旨(Objective)：
鼓勵同學創作、發掘優秀作品，提升校園文學氣息。
Objective: to promote the atmosphere of literature creation on campus by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write and create excellent works.

截稿日期(Deadline)：
即日起至2025年4月17日止
from now to 4/17/2025

參加對象(Participants)：
南臺科技大學全校學生
All students in STUST.

報名辦法(Registration)：
採網路報名、投稿網址：請掃
Sign up and submit your work at our website.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布。
If rules mentioned above are not thoroughly concerned, they may be revised and announced at any time.

要了解進一步資訊，請洽通識教育中心網頁。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主辦單位：  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黃能富校長致詞：

各位貴賓、評審團，還有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好，大家午安。很高興來參加南臺文學獎的頒獎典禮。南臺文學獎已經第十屆，從 103 年第一屆，那時候叫「生命樹文學獎」，至 104 年擴大為第一屆「南臺文學獎」，我想文學人文是在科技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融合，我們現在不只是培養科技人才，其實人文的素養更重要。以前常常說，你培養一個很厲害的人，可是他的人文素養太差，所以人文素養絕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現在 AI 的時代，能夠維持人類的創作更重要。

我過去非常喜歡看推理小說，尤其是看很多日本、歐洲的推理小說，那是代表年紀，因為我從松本清張就開始看了，後來看到宮部美幸、東野圭吾，有時候看到廢寢忘食，有一本推理小說叫做《一筆入魂》，真的太厲害了，那個佈局，好幾條線在發展，這條線講一講，那條線講一講，似乎都沒有關係，最後在重要的時候連起來。因為推理小說基本上主線都是命案，最後的嫌犯就是你完全想不到的那個。我記得那時候為了看推理小說，晚上都不睡覺，就想把它看完，所以文學就是我們的精神糧食，以前看推理小說的經驗，真的覺得無法中斷，一定要把它看完，最早期英國的 Agatha Christie，我有整套，整套都看完了，不過當時的書印刷字級比較小，後來慢慢有數位、平板，但是我還是喜歡拿著書本，後面點一盞黃色的燈光，然後躺在床上，好好的欣賞，一口氣把書看完，真的是很投入，所以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我們這個南臺文學獎。

我相信我們這麼多年輕同學一定是有很好的創意，也非常感謝各位評審來幫我們這三組做一個點評、講評跟指導，我一直覺得創意不會突然跑出來，創意是你長年累積，在腦袋裡面盤旋了

很久，突然有一個靈感，「啪」一下就出來，所以我覺得創意絕對不是憑空掉下來，那是因為你累積了相當的基礎，你才有所謂的創意，這個在科學、科技領域也是一樣，因為我過去在學 Computer Science，我們有個課教演算法，演算法就是要解問題。我以前服兵役在鳳山受訓，當步兵，整天就在爬山，有時會掉到坑裡面，後來被調去岡山變成空軍，因為要常常坐火車，在火車上我也都在想問題、解問題，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創意絕對不是突然憑空跑出來的，是因為你累積了相當的基礎，因為你有很多閱歷、有很多經驗，不管是社會經驗還是什麼經驗，你看了很多書，你看了很多別人的文章，你把它內化之後，那就是你創作的基礎。

所以我覺得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參加我們南臺文學獎，鼓勵大家以後多多創作，創作不一定第一次就會成功，就像我們老師論文投稿，第一次投稿也常常被 reject；我也很喜歡創業，我創業的公司很多都很快就倒掉了，因為不會第一次創業就成功，創業再創業再創業，你只要成功一次就好了，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創業、老師授課，文學的創作，絕對不要怕失敗或者不完美，因為這次不好，下次會更好，創意思考就是越來越精彩。

今天祝大家都能夠獲得很好的獎項，也謝謝所有評審團的委員，謝謝！

各組評審講評

新詩組

曹馭博評審 代表講評：

各位同學大家好，師長大家好、長官好，我是曹馭博，今年的新詩組就由我來講一下總評，詩在文學領域裡其實它很神秘，很多人會說詩是天才的造物，但是在這幾十年的神經科學期刊裡面，有學者證明說其實沒有天才這回事，好，所謂天才也許是我們的腦前額葉發展迅速，但是人都會有個體差異，所以各位如果現在還沒有顯出你天才的實作，也許是我們的前額葉還沒有長大，所以不用太灰心。其實詩不是閃電掉下來的一瞬間寫出來的東西，詩靠的是經驗，詩靠的就是我們對於生活經驗的不滿足，或是我們對抽象經驗的探討。所以我們在閱讀詩的時候，評審們會多看看你對於生活經驗的展現，詩不一定是漂亮修辭的累積，有時候我們對詩意的探討，就是我們對現在經驗的不滿足，跟現代經驗的缺失，所以我們盡可能靠寫作把它給寫回來。這次同學的作品競爭得很激烈，但是我們很快就評完了，原因在於現代的科技它降低了我們寫作的門檻。

剛剛校長提到 AI，AI 讓我們寫作門檻變低，但是它也讓我們閱讀的標準變高。比如說：現在任何人都有創作的可能，因為我們有 AI 可以輔助我們創作，但是也會出現一個問題，搞不好我寫得比 AI 還要差，那怎麼辦？所以這時候我們人必須要回到我們內在去訓練我們大腦。不只是閱讀，那可能是更留意外在的事物，所以這次的詩作裡面有很多很特殊的經驗，比如說：滑板、夾娃娃機，甚至是跟阿公聊天，這都是一些難得可貴的經驗傳承，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能用深沉的隱喻去讚美這個世界的經驗，所以

詩意的展現不一定是華美的修辭，它可以來自一個簡單的比喻加上陳述，所以這次我們詩歌評選的重點可能就是來自於此，簡單的經驗加上一個簡單的描述去呈現，你會怎麼去看待這個世界，這也許就是最開始的樣貌，那可能也是使它永遠不變的地方。

短篇小說組

廖淑芳評審 代表講評：

主辦單位，還有所有的評審老師跟同學們，我想今天到場很多都是來參賽的同學，那應該都會很在意我們評審的意見，所以這次我想從小說的角度。

這次參賽有 34 件，其實是比去年還要多，因為我去年剛好也有來，這幾年都有來，這樣子幾次下來可以做一個觀察，因為也參加過一些文學獎評審，就會覺得非常難得。記得去年我們那時候爭執對立非常厲害，吵到時間到了還沒有出來，這次的共識高一點，但是這次參賽作品蠻多的，覺得主辦單位非常的用心，很難得。

以這一次來看的話，得獎的作品，我想非常簡單的講一下，就小說來看，因為它最主要在講故事，那大概就會有一些故事的構想，那然後呢你要把它變成一個好的結構，一般來講小說的結構，我想都還是最重要的，就是說就算有很好的主題，可是你的結構如果經營有問題，不夠完整，往往就是這樣掉下來的，可是這次有幾個得獎作品，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第一名的作品，他呢是寫鬼故事，可是這個故事本身，鬼故事大概也看很多，可這故事讓人家有驚喜感，我想他除了結構很完整以外，他有個驚喜，我覺得這個是蠻不容易的，所以幾乎沒有什麼異議，很快就有第一名的共識，可是往下就開始有一些爭議了，爭議不一定在於說他故事不好，或者是有時候結構很好，我們不同評審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意見，我自己看到的是，這次有好幾個作品其實結構的經驗也都蠻好的，我自己會蠻想要講其中有一篇後來落選，我們也覺得很遺憾，因為剛才評審時有詢問可否增加名次，後來說不行，

只好再去票選，它其實結構上是寫一個精神罪犯，有跟心理師的一些互動，會覺得他的溝通困難，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還設計了一個時間的落差，就是時間的安排也非常的複雜，那可能也就因為他的複雜度的操作比較高，也就是說書寫難度是比較高的，可是要寫得很成功，大部分人同意，也就比較困難，所以最後變成了遺珠之憾，這是我們覺得很可惜的。

所以這樣看下來，我會覺得在我們這次的得獎作品裡面，會看到有一些同學會寫第一人稱，然後做一種內在獨白，可能寫他的心理困境，他遇到的一些問題，這樣要寫的好，老實說也並不容易，但是相對來講，我覺得它可能還算是比較好寫。我記得去年也有一篇非常精采的作品，他就是在寫他的家裡，那時候我記得是第一名，大家都很驚艷，然後呢這一次其實也有幾個就是寫比較心理的這種糾結，這種呈現我覺得也是非常精采，所以我個人也會覺得說，我們在這個求學時代，如果你覺得你是個學徒，那我個人是覺得從這個方式入手，去好好的寫自己感覺的那個故事，然後好好的細膩的把他給捕捉下來，我覺得這個其實就並不容易了。

另外我想要利用這次機會講一下，這次有一篇，經過大家剛剛的拔河，有一篇應該本來沒有在六名內，後來拉進來了，這一篇很難得是寫阿公，有人覺得說它是散文，對！但是因為他寫阿公在編那個「草繩仔」，然後阿公的「草繩仔」不是只有在編「草繩仔」，而是這裡面有他阿公一生的生活的哲學，通過這個孫子在看阿公的這個一生，文字其實非常非常特別，也就是說在現在這次眾多小說裡面，有大概將近一半在寫愛情，那愛情本來第一個就很難寫，第二個有大量的同學他用的是奇幻手法，穿越啊、三世姻緣啊，你會覺得是大陸劇的老梗，或者說你看完以後就有點不知所云，奇幻現在是非常流行，但是你要寫出人性的張力很

015 各組評審講評

不容易。所以我們建議，如果大家能夠有像這種阿公的故事，能夠多捕捉一點點你的生活理念，真的會覺得說那是一個動人的小故事，或者說像他能夠寫出來這個年代、能夠寫出來這個阿公寫得這麼動人，說真的這是所有這次裡面我個人最期盼的作品，雖然他沒有進入前三名，但是名次不是最重要的，我覺得能入選就已經很難得了，何況還有遺珠之憾，大概就這樣，謝謝！

影像故事組

陳冠翔評審 代表講評：

各位師長、文學獎的同學大家好，我是陳冠翔，我其實主要是在拍紀實影像，所以今天可能就紀實影像這件事情拿出來看看，我們在影像故事這邊，評審之間討論的過程，或是我們看到的東西來跟大家分享。

影像故事在文學獎裡面，聽起來是一個很特別的主題，它不只有文字，我們會把影像考慮進去，我們有四個字的總結「傳情達意」，可以給未來大家想參加影像故事組的建議，我把前兩個字跟後兩個字可以拆開來看，我們可以利用影像的照片，第一個把我們的情感傳遞出去，再來我們用文字把想要傳遞的情感去做情節的分享，用這個大架構來看待的話，我們可以想要對這個影像故事組有一個期許，就是我們大家看到這個影像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篇作品它想要講什麼事情，所以影像本身它可能就包含了故事，那文字的部分，它會去把這個結構或是裡面的內容去做加強、去做補強，這是我們未來對於之後的影像故事的期許。

為什麼今年會有這樣的期許呢？是因為我們覺得今年很特別，今年的影像故事，文字的標準已經達到一個跟過往比起來提升了很多，我們希望未來可以看到在影像的內容上也可以跟著一起提升，我們看到兩個方向，可以大家一起來進步的，第一個就是，我相信一個可以觸動人心的故事是來自於真實故事，所有的故事一定是來自於真實故事，才有辦法觸動人心，我舉個例好了：譬如說在去年，大家可能知道一部很有名的國片叫《鬼才知道》，《鬼才知道》乍聽之下好像是個鬼片，乍聽之下它的情節內容也

是用靈異的方式去表達，可是它其實終究還是只是在講一個職人劇，它只是用了另外一個方式包裝出來而已，有人戲稱說它是鬼片版的影后。

所以往往能打動人心的，還是那個真實故事，所以各位同學如果未來在影像的故事這塊的話，我們可以從身邊的一些經驗去汲取，看看有什麼東西是真的可以打動你自己的，先有了這個想法，先有了這個故事，接下來去編排這些照片、去編排這些文字，盡量避免無意識的去拍了大量的照片之後，我再用這個照片看圖說故事。

我們想要再分享的第二個進步方向就是，技術是為內容而服務的，我今天學了再多的攝影技術、再多的文字詞藻的堆砌的技巧，終究都是為了你想要講什麼事情而有這些工具，所以如果今天同學是有一個很核心想要講的主題，那你用攝影技巧、用文字的技巧讓我們去感受你的感受，那我覺得這個作品就可以更直擊人心。

那再來第三個，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們未來可以再一起努力的方向就是，我們是影像故事組，那故事其實是故事，純心情散文是純心情散文，這是有一點小小不一樣的地方，在故事這個地方我們可能會更要求看到創作者的理念，或是他可能有情節在，具體來說，通常一個主角他遇到了一些挫折困難，他去克服這個困難，這樣有情節的推動，會更像是一個故事，所以如果可以這樣的觀念放進去，就不會變成只是一個純拍了一張照片之後，對著照片去看圖說故事，像發一個限時動態而已，而是一個很完整、很成熟的影像結合文字的作品。

總體來說，因為這是第三年來參加這個文學獎，來看這些作品，今年還是很開心可以看到大家在文字的運用上，比起前兩年都是有逐步的進步，尤其第十屆文學獎感受到老師們用心的栽培，

文字的技術一直有在進步，呼籲我們這個組特別的加入了影像，
所以我們多一點對於影像，未來我們可以有怎麼樣進步的方向跟
大家分享，以上是我的內容，謝謝！

「影像故事」寫作工作坊

講者：楊中平/成大醫資所所長

陳冠翔/生命影像紀錄者

時間：2025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9:00-15:30

地點：文炳館 N203

講師介紹

楊中平：

現任：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 兼醫資所所長 /
兼 AI 學程主任

專長：穿戴式生理量測系統、智慧物聯網系統、互動展示
科技、數位人文應用

經歷：

★月津港燈節 2024、2025 徵件燈區作品

★成功大學博物館展示組組長

★成功大學踏溯臺南課程路線規劃及帶隊老師

★成功大學馬雅各之路通識系列課程老師

★鳳凰科技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師

陳冠翔：

現任：慧邦科技行銷主任、網路影像故事創作者

經歷：

★創立 IG 攝影散文創作帳號「相片和他的故事」，累積 4.3
萬粉絲，單支短片觀看數最高達 250 萬+

★受出版社邀約，出版攝影散文集《一日如一生的愛》

★受邀至台中 SOGO 百貨舉辦攝影散文個展「我的光影日
常，你的人生故事」

★受 Yotta 友讀平台邀請，於線上開課「影像敘事魔術」課程

★服役時參加國軍第五十屆文藝獎，獲得短篇小說銀獎

★受邀擔任全國醫學生攝影比賽評審、梁社漢企業攝影比賽評審

★各大學攝影社合作講師；小米、Canon 等企業攝影合作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演講者
08：50-09：20	簽到	
09：20~	講者簡介	蔡蕙如 主任
09：20-11：00	講題：影像的擷取與敘事	楊中平 成大醫資所所長
11：00-11：10	休息時間（茶敘）	
11：10~	講者簡介	王淳美老師
11：10-12：00	講題：攝影基礎技術講解	陳冠翔-Charles 用鏡頭說故事的上班族
12：00-13：30	午餐時間（便當）	
13：30~	講者簡介	王淑蕙老師
13：30-14：20	講題：影像敘事的力量	陳冠翔-Charles
14：20-14：30	休息時間（茶敘）	
14：30-15：20	講題：撰寫故事的技巧 Q & A	
15：20-15：30	活動結束（餐盒）	

The 10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第十屆南臺文學獎

「影像故事」
寫作工作坊

講者 楊中平/成大醫資所所長、
陳冠翔/生命影像紀錄者

時間 2025年3月22日(星期六) 9:00-15:30

地點 南臺科技大學 文炳館 N203

講者介紹

楊中平：
學歷：美國密蘇里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現任：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兼醫資所所長／
兼AI學程主任
專長：穿戴式生理量測系統、智
慧物聯網系統、互動展示
科技、數位人文應用

經歷：
★月津港燈節2024、2025徵件燈區作品
★成功大學博物館展示組組長
★成功大學踏溯臺南課程路線規劃及帶隊老師
★成功大學馬雅各之路通識系列課程老師
★鳳凰科技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師

陳冠翔：
現任：慧邦科技行銷主任、
網路影像故事創作
者。

經歷：
★創立IG攝影散文創作帳號「相
片和他的故事」，累積4.3萬粉
絲，單支短片觀看數最高達250萬
+。
★受出版社邀約，出版攝影散文集《一日如一生的
愛》。
★受邀至台中SOGO百貨舉辦攝影散文個展「我的光
影日常，你的人生故事」。
★受Yotta友讀平台邀請，於線上開課「影像敘事
魔術」課程。
★服役時參加國軍第五十屆文藝獎，獲得短篇小說
銀獎。
★受邀擔任全國醫學生攝影比賽評審、梁社漢企業
攝影比賽評審。
★各大學攝影社合作講師；小米、Canon等企業攝
影合作。

主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頒獎典禮海報



The 10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第十屆 南臺文學獎

決審暨頒獎典禮
流程表

時間 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 13:30-16:30
地點 南臺科技大學 M棟 人文藝術大樓一樓

活動行程

時間	議程	地點
決審會議		
13:30-15:00	各組評審共同討論並決定得獎名單 (每組各取6名：首獎一名、 貳獎一名、參獎一名、佳作三名)	各組決審會議 短篇小說：M201 影像故事：M210 新詩：M103
頒獎典禮		
15:00-15:10	長官致詞	頒獎典禮 M棟一樓
15:10-15:25	介紹評審及大合照 短篇小說組：廖淑芳、林雅玲、王建國 影像故事組：李 蕙、楊儒強、陳冠翔 新詩組：陳家帶、潘家欣、曹馭博	
15:25-15:40	新詩組：講評與頒獎	
15:40-15:55	影像故事組：講評與頒獎	
15:55-16:10	短篇小說組：講評與頒獎	
16:10-16:30	Q & A時間	
16:30	賦歸	

主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The 10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新詩組

首獎 — 奇萊山爺爺叫我把手機丟掉／韓守惟

貳獎 — 是什麼？／林珍如

參獎 — 滑板／楊紫彤

佳作 — 煙花／吳孟宸

佳作 — 落雲／鍾叡雋

佳作 — 致富的辯證／呂明翰

奇萊山爺爺叫我把手機丟掉

排名：首獎
班級：碩專財法二甲
姓名：韓守惟

爺爺回來了。是否，美麗的風告訴我

沒有 Wi-Fi 的撒奇萊雅

點滴染色體的體裁，滴滴，答答

爺爺褪下沉重的外衣，花東縱谷排比的風景

史前風沙的言語錯綜著 Posong 星球的韻律

太平洋的去氧核糖核酸，湛藍示現的迴路

撒奇萊雅；撒奇萊雅啊：搖著搖著，搖啊搖

純粹的淋巴球，搖過良冬至殘春的隱喻

爺爺閉起眼睛登入 tatala 的硬碟

初鹿牧場的餘緒、洄瀾水摹寫、奇萊山舞跳的光影

還有我的母親，自然陳述的 ID

我的母親，許久未喊我名字的

撒奇萊雅，我的母親啊

母親，母親，母親 —— 抑揚頓挫的想像

爺爺冥喚著母親，敞亮的撒奇萊雅

閨夜的呼吸豐年雨天平仄的雙關辭

一點一滴點點滴滴，滴滴，答答

慢慢的，慢慢地，爺爺睡著了

螢火蟲飛過來、鯨魚游過來、白鷺鷥也走過來

向遠方的蒲公英沉默地吶喊

回家的路不要忘記了，不要，忘記了

奇萊山爺爺，爺爺你知道嗎

逐步遇見你頭上的雲朵，鐵花村曲調的雲朵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想起

爺爺撒奇萊雅的眼睛 — 紅葉 3.14159 的圓周率

語辭參考註解

- 一、Wi-Fi：無線網路。
- 二、撒奇萊雅：花蓮奇萊族。
- 三、Posong：寶桑，源自卑南社。
- 四、tatala：達悟語，拼板舟。
- 五、去氧核糖核酸：DNA。
- 六、ID：身份。
- 七、3.14159：圓周率。

創作動機

〈奇萊山爺爺叫我把手機丟掉〉創作動機係藉由第三人稱的爺爺角度來追述花東母親這位角色的意義。以花蓮奇萊、撒奇萊雅族、台東地景等臺灣後山之景緻，想像先祖、母親、爺爺於台灣後山歷經筆路藍縷的感受，從而思念他們在花東之地辛苦跋涉的故事，盼望後族不要只顧滑手機，多多翻閱先輩所留下的事蹟。

得獎感言

很榮幸獲得第十屆南臺文學獎的新詩獎和影像故事獎，謝謝總召、評審、工作人員的付出。第十屆是極具紀念價值的一屆，在各方面的感受上，都有著文字無法形容的美麗；深深感謝。

評審評語

以溯源，以省思，還夾以原住民語；最最重要的是，注入環境，注入人文。如此，詩歌的廣度、深度、高度都有了。

主題有趣，句構完整，雖然關於山與原民的細節稍大，建議擇一細細描寫，但整首詩不失為一首有趣的詩，是我的第一名。

意象漂亮用心，結尾突然來個圓周率非常可惜，拉走了全詩的風采。

是什麼？

排名：貳獎
班級：四技創設二甲
姓名：林珍如

我在時間的反面醒來
口中含著一顆倒轉的星辰

你從不存在的門裡走出
腳步踏碎一片片透明的影子

我試著握住你
但指間流出藍色的沙——
它說自己是未來的骨灰

你不是流沙
是記憶的幻肢
在我尚未發生的夢裡斷裂

我曾以為你是佇立的流星
但你只是天體的錯別字
在宇宙的稿紙上
被寂靜刪去

你離去時，沒有方向
我追逐的，是你留在原地的倒影
而我，也在那之後
化成一段不存在的敘述

剩下的
藏在夢的背面
仍在躍動

創作動機

夢，何為夢與實？抓不到、摸不透，時常因為過於真實的夢而困擾著，種種神奇經驗，挑起好奇心，回味著幾場印象深刻的夢，依然毫無頭緒，這種心情想用詩而表達。

得獎感言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投稿。回想起上次經歷評審的講評，也讓我明白，自己的不足仍然有許多。而這一次，我選擇再次捲土重來，帶著更深厚的思考與更濃烈的意識前行。

此次能夠獲得肯定，也許正是這段期間反覆走走停停、用心觀察所累積的結果。原來，許多答案其實都藏在生活的背面，等待被看見、被寫下。

謝謝大家。期待下一次，再以詩作，創造另一場夢。

評審評語

抽象逆行，修辭大膽，在詩的邊界詮釋了夢。

整首詩氛圍朦朧，比喻精彩，是非常「現代」的作品，建議題目可以改一改，以夢為出發點再次修改看看。

用字簡潔而意象精巧，帶有懸疑感的哲理詩。

滑板

排名：參獎
班級：四技幼保一甲
姓名：楊紫彤

鞋底親吻木板，
木板親吻地面，
地板不情不願地，
借我一絲飛翔的權利。

街道是流動的樂譜，
我彈奏著翻轉、滑行、跳躍，
路沿是休止符，
但誰說休止符不能飛越？

人行道磚縫討論著我的輪子，
「這孩子又來挑戰物理的極限了。」

重力在身後嘆息，
「總有一天，他會掉下來。」

當然，我會掉下來，
膝蓋會記住每一次摔倒，
但我也會爬起來，

033 新詩組 滑板/楊紫彤

讓世界看看，

什麼叫——再來一次！

創作動機

因為學校滑板社的關係接觸到滑板，滑板已經成為我生活很大的一部分，不管是代步還是運動都與滑板息息相關，滑板也讓我學到摔倒了沒關係，爬起來就好，這顆堅持下去的心。

得獎感言

其實我沒有想過自己會得獎，因為我覺得我的主題可能不會受到評審喜歡，然後在頒獎佳作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的主題都想得很好，我更覺得我不會中了，結果沒有，我第三名！！我真的很開心，當時甚至連 word 都不太會用，很怕在初審就被淘汰，不過謝謝自己認真上網搜尋方法，也得了第三名好開心。

評審評語

特殊題材入詩，開展想像力，十分勵志。

主題非常趣，不只是在描述滑板運動的經驗，更是呈現出這項運動的細節與魅力。建議收尾留在「爬起來」就好。

文風明朗，節奏活潑，說理爽利。展現出青春應有的野心與叛逆。

煙花

排名：佳作
班級：四技產設一乙
姓名：吳孟宸

曾幾何時開始不敢直視怒放夜空的煙花

只因它太像只有一瞬的白晝

夜，靜得像一灘死水

星辰，亦灑落小鎮的平凡

夜深仍不睡去的孩子蜷曲母親懷中

聆聽每日的床前故事

仰望，窗外一抹銀白的弧線

閃爍、墜落，如同故事中那燦爛的煙花

他伸出稚嫩的雙手，想將其握入手中

卻只撈起一陣冷風

再一瞬，煙花盛開

耳鳴遮蔽了哭喊

熾焰灼燒著夜色

再次睜開雙眼，晨曦踉蹌而來

輕拂臉頰的風

夾雜塵埃與鐵鏽蝕的氣味

他呼喊著，無人應答

只有風，吹過眼前一片荒蕪

多年後，煙花再次於空中綻放

人群歡呼，他卻下意識的顫抖

闔上眼，那夜的銀白線條在腦海中墜落

爆炸聲於心底燃燒

硝煙的氣味仍殘留在鼻腔中

那一夜

從未結束

創作動機

近年各國諸多戰亂，許多人民失去至親，流離失所，於烽煙中倖存下的平民留下一生無法抹去傷疤，對於幼小的孩童來說更是如此，看了許多關於戰爭的新聞與照片後有感而發，嘗試以說故事的敘事方式創作，將絢爛煙花隱喻戰爭中飛彈落下爆炸之景，以美好絢麗之景對比戰爭所造成時間無法撫平之傷，那些孩童成長後能否將其遺忘好好生活？還是一生活於恐懼之中？只願世間再無戰亂，不再奪取無辜生命的未來。

得獎感言

因國文老師而認識到文學獎比賽，湊巧翻閱歷屆文學獎的作品而被吸引，決定鼓起勇氣嘗試，這也是我第一次的新詩創作，實際創作才發覺將想法化作文字並不容易，作品中也有許多不足之處，吸收這次的經驗持續精進自己吧。很榮幸能獲獎，有機會見識那麼多優秀的作品更是令人感到喜悅，非常棒的一次體驗。

評審評語

關懷世界，開闊視野。若能增加戰爭暗示，有助了解創作動機。

主題與象徵相互扣合，很精彩，通常寫戰爭與災難最忌諱將苦痛浪漫化，但這首詩卻也觀賞的過程、聯想、反思，若修辭上能夠剔除較華麗的詞，會更有力量。

文辭華美，氣勢佳，對於歷史的陳述與思考可以再聚焦一點。

落雲

排名：佳作
班級：四技行流一甲
姓名：鍾叡雋

你是否曾經

像雲一樣

在靜默的午後

悄悄鬆手 讓雨

緩緩墜入人間

不是重重墜落

而是緩慢剝離

如同一段被遺忘的往事

一絲一縷 化為水氣

在風中無聲散去

我們總認為那只是天氣

卻不知 那是記憶在下落

破碎的 未竟的詞句

正好撞進湖面 泛起層層漣漪

愁滿整街的淚

滯留滿地回憶

無人拾起 也無人知曉

你像雲般飄來

又像霧一樣散去

餘下蒸發未乾的別離

與反覆成形的想念

所以別留住雲 也別驚慌

任它飄落吧 讓它濕透天色

像那些無聲沉沒的過去

輕輕染上整個黃昏的灰

創作動機

若雲有重量，那該是多重呢？我想，棉柔的內裡，藏的是千鈞般的愁緒。當它飽滿，便將漫天的淚，化作雨落下，零落滿街的回憶，悄悄融入你我心中。那些把握不住的思念，就讓它隨著水滴，一顆顆墜落。至少我們，仍站在同一片天空下，淋著同一場雨。謹以此詩，獻給遠去的我，與漫步著的妳。

得獎感言

此詩能夠讓大家看見已是最好，能夠得獎更是錦上添花。寫這主題也是想起妳曾說：「今天的雲很漂亮」，那時的不以為意，畢竟，最為綺麗的雲彩就坐落在我身旁。如今雲欲化作水霧散去，只期望凝結成雲後，就別再落下淚滴，作為絢麗的永恆便好。願祝，萬事順意。

評審評語

愛的輕愁，以流暢行板編織，並用細緻的語詞寫出質感。

雲的意象迷人，最後藉由雲的狀態沉陷人的情感。建議多使用句讀來聽控詩行的節奏。

文字優美徐緩，情感婉約，意象有連貫性，情詩佳作。

致富的辯證

排名：佳作
班級：四技控晶一甲
姓名：呂明翰

嘩——提款機吐出厚厚的千元鈔

讓座駕變成賓利不再是豐田

用勞力士鎖住流動的時間

卻發現指針劃過的都是寂寞

閃亮的鈔票翅膀

飛越大安區的玻璃帷幕

在每層陽台種植鑲著鑽石的藤蔓

讓妻子頸間綻放彩虹

資本是會繁殖的咒語

土地在契約裡懷孕

股票曲線比情人更善變

而我開始在數字迷宮分泌蒼老

某夜

靈魂之窗被拉上紅色網狀窗簾

窗外景色逐漸模糊

心電圖竄出亂碼

藥價在天空嘲笑

猛抬頭

好冷

皺摺的千元鈔

彷彿用過的衛生紙

嗶——嗶——嗶

不再是誘人的提款聲響

而是孱弱冷漠的生理監視器

創作動機

這首詩源於現代人對財富的盲目追求與現實的碰撞。我們總以為名車、名錶、豪宅能帶來幸福，卻在追逐過程中耗盡健康，最後發現金錢買不回最基礎的生存品質。詩中從物質的誘惑寫到健康的崩潰，用「賓利」「勞力士」對比「心電圖亂碼」「藥價嘲笑」，突顯一個殘酷真相：當身體垮了，再多的錢也沒用。

我想告訴讀者：致富沒有錯，但別讓數字成為人生的唯一貨幣。真正的富裕，是銀行帳戶與健康存摺都能餘額充足。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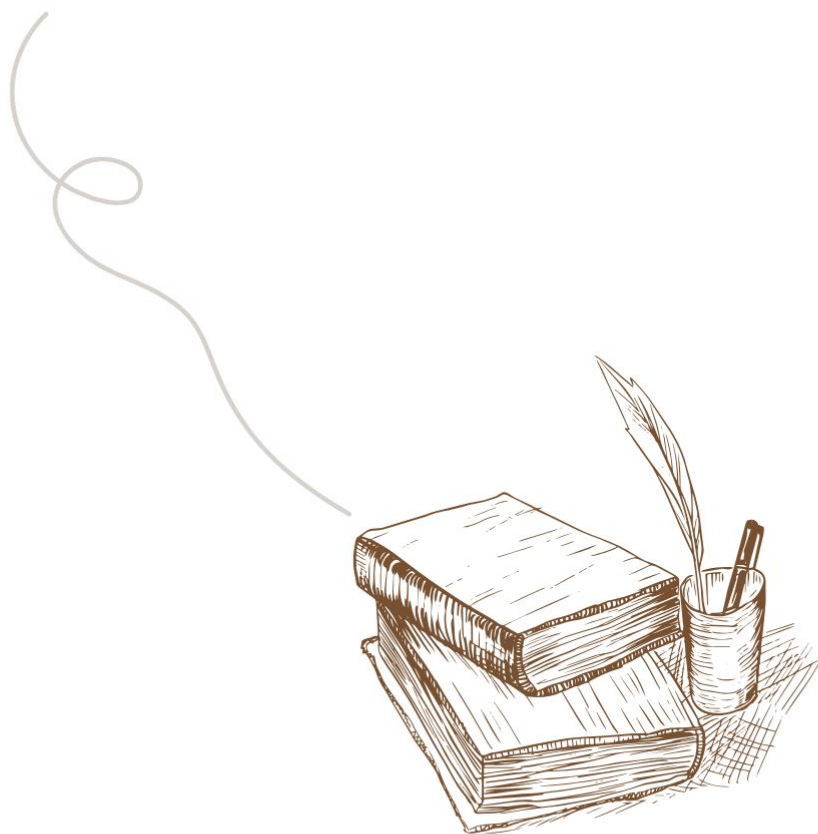
感謝南臺文學獎評審的肯定，更感謝陳金英老師的悉心指導，這首《致富的辯證》原本只是我大一《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的期末作業，是老師鼓勵我投稿參賽的。記得當時老師很耐心地指導我怎麼修改，從用詞到結構都給了很多建議。我很榮幸獲得佳作，這份鼓勵讓我在寫作方面更有信心，若有機會再參賽！

評審評語

財富？健康？以詩探討人生追求，稍硬的語言顯現了力量。

主題相當有趣，在大量情愛與內心世界的作品中，這首詩寫的是資本世界，尤其是收尾的「生理監視器」算是一個很特殊的比喻。

說理明朗，但意象紛亂，略顯僵硬。



The 10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短篇小說

首獎 — 這世界上沒有鬼／傅佳煊

貳獎 — 甜蜜劇痛／林玉欣

參獎 — 默劇／林予喬

佳作 — 覆雪之下／吳璨宇

佳作 — 阿公的草蟋蟀／陳品翰

佳作 — 假說／邱文貞

這世界上沒有鬼

排名：首獎
班級：四技商設二乙
姓名：傅佳煊

「通風口裡面有鬼。」

小小的女孩站在客廳裡，她手指著浴室的方向，語氣平靜得就像在說今天午餐吃了什麼。聽到這句話的陳柏同有些慌張，連忙彎下腰輕輕地拍了拍她的小手臂。

「噓！等一下被你媽媽聽到你說這種話會被罵喔！」

有時候假期到了，陳柏同會被阿姨請來他們的租屋處照顧他的表妹，也就是這位正說著通風口裡有鬼的小鬼頭。

鬼？這詞到底哪學來的？他皺了皺眉，表妹到底是看了什麼電視劇？還是從同學那裡聽到了什麼？還是 YouTube 看太多？

這就很讓人困惑了，因為他們一家都是信基督教的，虔誠的很，這也是為什麼陳柏同緊張兮兮的，雖然他既不信鬼神的存在，也不忌諱這些，他信的只有阿姨的唸力，會把人唸到懷疑人生的那種。

就連上一次他只是在阿姨家的客廳裡橫向拿著手機，戴著耳機和大學同學打著電話，由於太過興奮，他大聲地對著手機喊：「鬼來了！鬼來了啦！」，就被阿姨狠狠地唸個臭頭，除了他太吵以外幾乎都是在嘮叨那些信仰的事情。

他沒有很認真記得阿姨到底唸了什麼，他只知道阿姨反覆地說著同一句話。

「這世界上沒有鬼。」

表妹只是眨了眨眼看著他，那雙純真的大眼卻總是過於平靜，就好像她剛剛真的只是開了個很難笑的笑話，看起來也沒把他的警告聽進去，轉頭就跑向一旁拿起她的娃娃開始擺弄。

陳柏同嘆了口氣，心想大概也不用太過在意，這不過就是小孩喜歡胡說八道罷了，陳柏同聳聳肩，只要表妹不會到處衝撞受傷、餓著肚子在家滾來滾去，或者是一邊尖叫一邊在地上扭動大喊說：「我是快要變成蝴蝶的毛毛蟲！我是快要變成蝴蝶的毛毛蟲！！！」的話，那麼他的責任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牆上的時鐘在走，就快要接近阿姨下班回家的時間，陳柏同又提醒她千萬不要再講一次，他來這裡可不是單純太閒，只是因為阿姨會請他吃一頓好的，可如果照顧不好那就是吃一頓粗飽的。

「真的沒有鬼喔，不要再亂說了。」

他再次和表妹確認，只見她神情呆呆的，也不曉得是不是真的懂了，陳柏同有些無奈，輕拍她的頭，就好像他們剛剛立下了一個秘密。

等到晚餐時間過後，陳柏同一如往常地按習慣到浴室裡的浴缸放水，他實在不是很喜歡這間公寓的浴室，明明客廳或臥室的隔音都不差，唯獨這間浴室裡的隔音，莫名其妙地差。

隨著水聲停止，他打開手機撥放著音樂清單丟在一旁的放衣物的籃子裡，在洗澡時忍不住地望向了牆上的通風口，有時候真的會從通風口裡聽到各式各樣的聲音，他一年也來不到這裡幾次，偶爾會在浴室聽到別家人在聊天的聲音，或是夫妻吵架的碎唸聲，甚至有時候是外國人在用著英語聊天，可是一走出浴室後就聽不見了。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表妹會說通風口裡有鬼吧？這麼一想又忽然覺得她太失禮了，陳柏同忍不住笑了一下，這些聊天聲到底是從樓上樓下還是左邊右邊鄰居傳來的？他又聽到通風口裡傳

來聲音，豎起耳朵只能聽見不清不楚的細碎聲。

算了，不聽了。

他專注地聽著手機裡撥的音樂，開始哼了起來，說不定還能向其他鄰居推薦一下歌曲和自己的歌聲。

「你又這樣……」

從其他地方傳來的對話聲變得有些清晰，陳柏同聽了好一會後才發現他們似乎是在吵架，音量越來越大聲，有些尖細的女性聲音越來越大聲，像是快撐不住情緒的繩索。接著，一道帶著怒意的男聲爆出來，聲音低沉，似乎年紀不小了。

「我早就受夠你了……」

下一秒，是什麼東西重重地摔在地上的聲響，就像是傢俱翻倒，或是某個東西被狠狠砸下。

然後——安靜。

安靜得太奇怪了，沒有尖叫、沒有爭執延續，連最基本的「你幹嘛」都沒有。

就像誰突然關掉了這世界的聲音。

浴室裡只剩下水聲和手機播放的音樂，陳柏同愣了一會，洗完澡後他默默地按下停止播放鍵，一如往常地用浴巾擦完身體，換上乾淨的衣服，走出浴室，心裡卻有股說不上的不安。

也許是他想太多吧？

陳柏同坐在客廳裡的沙發上滑著手機，卻什麼也看不進去，腦袋裡迴盪著那聲從通風口裡傳出的碰撞聲。

說不定只是不小心把東西碰倒了？

說不定只是跌倒了？

說不定只是.....

有很多可能性在他腦海裡閃過，但那聲想結束後乾淨得過頭的沉默還是讓人心頭一緊，他搖搖頭，他可能想太多了，別管這麼多。

表妹的動作有些緩慢，顯而易見的疲倦浮現在她的臉上，陳柏同催促她趕快去睡覺，隨後他走向了客廳到大門之間的玄關，玄關處同時是一個小陽台，隨後他向外看，對面棟樓的燈光零零落落，跟小時候來住時差不多。這一帶原本就是公寓密集的老社區，鄰居之間大多形同陌路，會打招呼的人少之又少。

他不知道樓上樓下住了什麼人，甚至連隔壁鄰居長什麼樣子他都不曉得，陳柏同深深地吸了口氣，又緩緩地吐了出來，彷彿這樣就能將心裡的困惑一起驅逐出體內。

這是他該關心的事情嗎？當然不是！他可不是什麼超級英雄，也沒有多管閒事的傾向，只是那道聲音太過真實，又太靠近他了，他甚至記得當時播放著哪首歌.....

想到這裡，他忍不住想到——「那個人」也有聽到嗎？

「.....」

陳柏同抬頭望向樓上，也許是因為通風口通常都在比較高的地方，讓人有種聲音應該都是從上方傳來的錯覺，即使他此時抬頭什麼也看不到，他還是抬頭了，頭頂除了天花板以外什麼也沒有。

他轉過身，關上了客廳的紗窗和玻璃門，拉上窗簾。

就好像這麼做可以將剛剛吐出的困惑隔絕在外，而不是越來越混亂，越陷越深。

隔天早上，早餐吃到一半，他甚至吃著超商的微波食品，一

下停了動作，陳柏同突然覺得外面的聲音聽起來有點詭異。

他其實也說不上來哪裡詭異，就是一種……太正常了的正常，好比說樓下小孩的叫聲、機車發動聲、鄰居拖椅子的聲音——都很日常，太日常了，反而不習慣。

「牆壁會記仇喔。」

表妹吃完了早餐，她隨口一說，便將陳柏同的思緒拉了回來，可是她這句話太過莫名其妙了，換來了他愈發不解的眼神。

「……什麼意思？」

「牆壁會記得我們說過的話喔。」

她晃晃自己的腳，隨後端起盤子走向了廚房，即使她再走回客廳後陳柏同追問她，表妹也只是反覆地說著那句話。

那是什麼意思？牆壁會記仇？莫非表妹是什麼寫詩天才，她已經做到了將不會動的東西擬人化嗎？如果是在平常的話，陳柏同會一邊嘻笑著一邊發上網說：「我表妹是天才。」

此時此刻卻笑不出來了，她雖然需要大人照顧，可她又不是幼稚園小孩了，一個國小生還不能好好說話嗎？

難道牆壁真的會偷聽我們說的話，通風口是它的耳朵，它會聽進去，把過去的對話、爭吵、甚至是記憶默默收下，只等待某個時間點，再偷偷地放給誰聽？

也許表妹說的「通風口有鬼」，其實不是鬼，是這棟樓本身有記憶。

想到這裡他整個人背脊一涼，但又忍不住繼續想下去。

如果樓上那戶真的發生過什麼事情呢？不是搬家、不是吵架，而是——失蹤？

如果某天早上，他再聽到浴室裡那聲尖細的女聲，卻聽出來她是在哭、在求救——他會怎麼辦？

報警嗎？還是直接爬到樓上去敲門？還是……什麼都不做，因為他怕那聲音會回答他。

他一邊發呆，一邊機械式地洗碗，他討厭洗碗這件事，可此時此刻反覆地做著同一個簡單的動作似乎能減緩壓力。

水龍頭開著，水流沖刷著餐具，嘩啦嘩啦地發出了聲音，他又忽然想到，如果聲音可以從通風口傳過來，那洗碗時的聲音會不會也被樓上聽見？

陳柏同又抬起頭了，看著天花板，依舊什麼都沒有，那就是一個天花板啊，甚至因為阿姨家沒有人抽菸，連煙燻的黃垢都沒有，乾淨得要死。

他低下頭去繼續洗碗，一隻小小的蟑螂默默地從他面前的牆面爬過，陳柏同趕緊放下菜瓜布和碗筷，抽出一張廚房紙巾，啪的一聲將牠打扁。這個動作比他想像中還用力，像是在出氣。

牆上只剩下一團紙巾黏著蟑螂的屍體。

他盯著那一團看了幾秒，突然覺得不只是那隻蟑螂——有什麼東西，可能就像牠一樣，在這棟舊公寓的骯髒管線裡蠢動著。

默默地，注視著他。

明明這個假期也不長，真的沒幾天而已，但他已經開始無聲無息地懷疑這裡的每一道牆，每一個角落。

晚上外面開始下起了雨，雨水沖刷在鐵皮屋上的聲音格外明顯。

陳柏同坐在沙發上，手機滑到一半突然沒電，他又懶得去充電，就這麼發著呆。

他不想洗澡了。

他不想進那間浴室。

他就是不想進去。

那裡現在像是一個巨大的眼球，盯著他，只等著他跨過門檻。

陳柏同搖搖頭，他還是覺得自己想太多了，卻難以抑下內心的不安，他本來決定真的不洗澡了，這不是逃避，只是.....明天還有時間，對吧？

「哥哥不洗澡，會很臭喔，我要跟媽媽說。」

表妹看著他，語氣就像是在嫌棄同齡的小學生一樣，陳柏同試著想兇她一下，又覺得這種行為太過幼稚，也可能是不服輸吧？他終於拿起了衣服和毛巾，走到了浴室裡放水。

這次他沒有像平時一樣開著手機的歌單聽歌，只是安靜地注視著水柱逐漸灌滿浴缸，然後他潑了一把水到自己的臉上，似乎想把腦中的思緒一起潑掉，隨著水滴往下流入下水道中。

通風管裡今天沒有任何聲音。

他忽然想起以前看過的某個故事，說人如果死在屋子裡，最先知道的不是人類，而是牆壁。

牆壁會記得血液、嘶吼以及掙扎，它還會記得那瞬間消失的呼吸聲。

想到這裡，他又往自己臉上潑了一把水，這個念頭實在來得太不合時宜了，陳柏同用刷澡巾洗刷身體，用力地刷過手臂、肩膀，甚至用指節搓刮脖子下方，好像越刷越乾淨，就能把那種莫

名的惡意刷掉一樣。

就好像他從來沒聽過那場爭吵，也不會覺得此時此刻有女人的哽咽聲，更不會覺得通風口處會逐漸流下血液。

他所做的明明就應該要是兩腳一翹地躺在床上打遊戲，或者是昏昏欲睡地在教室裡聽課，再不然就是騎著機車載著女孩去約會，和朋友去夜唱，而不是要在一間小租屋處裡的浴室想東想西。

足夠殺死熱血和深情的是什麼？

是恐懼。

是那種反覆沖洗自己的身體，沖下泡沫後顯露出被搓得有些發紅的皮膚，生死並不在這一瞬間就會發生，可正是因為如此，渾然不安的恐懼就像浴缸的水一樣滿溢而出。

他終於洗完澡了，陳柏同將浴缸的塞子拔掉，只見整缸的洗澡水就這樣排了出去，看著混著泡沫的水咕嚕咕嚕地旋轉著消失進排水孔。

那聲音就像什麼東西也被捲走了，或者……正打算爬出來。

又到了隔天早上，應該說是中午，陳柏同起得很晚，他起床時甚至還有點睡眼惺忪的模樣，他想著，再一天，再待一天就可以先離開這裡了。

一走到客廳，表妹坐在那裏玩拼圖，一邊撇撇嘴說他起得很晚，他也沒回嘴，只是抓了抓頭髮就走出門要去便利商店買東西吃，順便看看有沒有表妹喜歡的飲料。

這間租屋處沒有樓梯，他慢慢往下走，走出大門後他看見門口有個年紀比他大一點的男人在抽菸。

他們對到眼後陳柏同尷尬地別過了頭，又感覺那道視線很炙熱，以為是自己想太多了，忍不住瞄了一眼，卻發現對方還在盯

著他看。

那個人為什麼要一直看著他？陳柏同搖搖頭，當作對方單純只是好奇而已，也不過就只是一個普通人站在門口抽菸而已，但還是加緊了腳步趕緊走向超商，到了超商後他還特地多待了一會。

從超商回租屋處的地方會經過一個轉角，而轉角過後是一條很長的街，阿姨家的租屋處就在街尾，他本想說這個人應該離開了吧？沒料到男人還是在門口繼續抽著菸，他站街尾，陳柏同站在街頭，那人面不改色地直直盯著陳柏同，既尷尬又感到一陣不悅。

走過去只要一分鐘，一分鐘就好，可總覺得這一分鐘的視線就像無數把刀一樣橫掃過陳柏同的身體，從頭髮、眼珠、耳朵，以及他的呼吸都像蘿蔔絲一般切的細細碎碎的。

終於走到了租屋處大門前，他故作不太刻意的樣子，實際上卻非常著急著要打開大門，慌張到甚至插錯了鑰匙。

「欸，弟弟。」

那個男人終於開口了，他丟下快抽完的菸在地上踩了踩，陳柏同心頭一緊，緩緩回過頭。

「你拉鍊沒拉，剛剛你走太快了來不及跟你講。」

「.....喔！抱歉抱歉.....謝謝。」

他低頭一看，沒想到自己的褲子拉鍊還真的沒拉，慌張地拉了起來後趕緊開了大門，對方也尷尬地笑了笑，氣氛忽然好了一點，陳柏同放下心來走上樓，發現那男人也上了樓，在二樓就進屋了，又讓陳柏同放心了一些。

阿姨家住在三樓，這是一個不高不低的樓層，通常走到一二樓會覺得很輕鬆，走到四五樓基本上一定會開始喊累了，而三樓，

就是一個要開始累但又會讓人覺得再撐一下就會到的位置。

他站在三樓的門口前正要開門，樓上走下了一個阿伯，看起來有點年紀卻還蠻有精神地，看到陳柏同後笑了笑自來熟的打了聲招呼，陳柏同也禮貌性地回應了一下。

「你是他家兒子喔？」

「沒有啦，是親戚這樣，連假來住幾天。」

「是喔！啊我們前幾天吵架應該沒吵到你們吧？」

「沒有啊。」

阿伯用親切的台語詢問著，在他心想其實其他住戶也不壞嘛，而就在他回答完的時候他剛踏進了門口，此時卻覺得哪裡不對。

陳柏同回答得太自然了，簡直就像是在默認他知道有戶人家吵架過。

可沒人提起是哪一戶吵過，更別說這樓上下的住戶他根本一個都不認識。

他轉過身關門時往外看了一眼。

那阿伯還站在那裡，笑得一樣親切，就這麼慢慢往下走。

門關起來時，他最後一眼看到的是對方的眼神——

好像在笑，卻也像在「確認」。

是他想太多嗎？還是……？

陳柏同進屋後一邊放下他剛買給表妹的飲料，一邊吃著午餐，他撐著頭，心裡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自己：「再一天……再撐一天就好。」

但他的胃口早就不見了，只是機械式地咀嚼著飯菜，彷彿不吃點東西，身體就會垮掉。

下午的時間他陪表妹玩了一下拼圖，看了卡通，甚至還一起畫畫，都是些很輕鬆的娛樂，表妹也沒再亂說什麼話，一切看起來.....還挺正常的，可他心裡還是亂糟糟的。

很晚的時間阿姨回家了，她連假時加班總是很晚才回來，只是與陳柏同寒暄幾句，也許是她太忙了，所以也沒發現陳柏同的臉色特別憔悴。

「妹妹有乖嗎？辛苦你照顧妹妹了喔，啊我明天休息，在你回去前我們明天再去吃點好吃的。」

他笑著回應，說這幾天都不錯，表妹也很乖，可他這麼說就像在撒謊一樣，或者說他也開始懷疑自己，那些不對勁的感覺究竟是真的存在，還是自己想得太多。

那個一直盯著他抽菸的男人、樓上的爭吵、那段自然而然脫口而出的回答、以及.....通風口那些聲音。

「不管了。」他低聲說。

那不是什麼想太多了。

他好像受不了了。

在阿姨早早入睡後陳柏同也哄了一下表妹去睡覺，她沒什麼特別的反應，只是抱著玩偶拉著陳柏同的衣袖說：「哥哥下次還會再來嗎？」

他嘴角扯出個微笑，摸摸她的頭髮：「會啦！快睡覺吧。」

等表妹閉上眼睛後，他才輕手輕腳地回到房間，開始收拾東西。

收得很快。

他根本沒什麼要帶的。衣服、手機、錢包、充電線。

他甚至沒打算跟阿姨說一聲，就打算明天一大早搭第一班公車，直接回家，也許再也不回來。

即使他收得很快，可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手機螢幕上亮著的時間是凌晨一點，他身上已經穿好了外出服、背包已經放在門邊，只等天亮。

他閉上眼睛。

但睡不著。

耳朵裡開始出現一種「類似聲音」的東西——不是明確的聲音，而是一種像氣流、像抽噎、像手指摩擦塑膠袋的聲音……

從哪裡來的？通風口嗎？樓上？樓下？耳鳴？

他猛地睜開眼，看向房門，門底下有一道光，這間臥室的門口正好對著浴室。

這代表——浴室的燈開著。

他記得他有關啊。

下一秒，某個他無法解釋的直覺驅使著他站起身，他掀開棉被下床，赤腳踩在冰涼的磁磚地板，腳趾瞬間緊縮起來。

客廳黑得像棺材，表妹和阿姨的房門都緊閉著，沒有聲音。

而浴室真的亮著燈，他還沒有關上，只是走到浴室門口前看了看，該不會是表妹半夜上廁所上完後忘記關燈了吧？

他下意識地抬頭，望向了靠近天花板的那個通風口，那一個真正讓他感到焦慮的禍源，從通風口裡傳來了細碎的聲音，就好像在討論，又好像是在哼歌，隨後從通風口的縫隙中逐漸滲出了黑色的液體，滴在浴室白色的磁磚上，像是某種不屬於這世界的東西。

陳柏同倒抽一口氣，連忙按下開關，整間浴室瞬間陷入黑暗，通風口再也看不見了。

他僵硬地站在原地，心臟跳得像是要撞破胸口。

陳柏同好像再也受不了了。

他回到房間拉起背包衝出門，瘋了一樣跑下樓，公寓的樓梯在半夜發出吱嘎聲，像骨頭裂開一樣，他一口氣衝到街上，搭上凌晨三點的客運，沒回頭。

他以為自己逃出來了。

他沒想到的，是——他後來失蹤的新聞，將會被模糊處理，甚至沒有畫面，沒有報導，也沒有任何關於他搭上哪一班車、最後在哪下車的資訊。

他的家人報警、找人、聯絡阿姨，發現他從沒回家，也沒搭上客運或任何車輛。

而那間租屋處的鄰居，樓下的中年婦人——後來在被調查時說：

「我不知道他去哪了啊，我以為他直接離開了。」

她笑得很親切，還說：「好可憐的一個小孩啊，他人真的很好呢，最後還幫我提了個垃圾袋下樓，很重呢，他一點都沒抱怨呢。」

警察問她：「什麼垃圾袋？」

她愣了一下，笑容沒變：「喔？我記錯了嗎？」

而表妹呢？她靠近窗邊，看了樓下好一會兒，直到警察開著警車散去之後，她淡淡地說：「就說通風口裡有鬼。」

得獎感言

得獎時感到很意外，感謝評審老師們對這個故事的肯定。

寫它的時候我也常常在想，如果一個人怎麼了，牆壁會不會記得？

我家浴室通風口的聲音已經錄下來了。

沒有要播給你們聽，我只是說說而已。

評審評語

敘事性十足，情節緊湊，引人入勝。

氣氛鋪陳與故事設計都非常到位的精彩鬼魅作品，結尾出人意表。

透過建築物的逼仄，刻畫現代人生活隱私的被曝露與被強迫窺探、聆聽的心理壓力。作者對人際距離與心理恐懼的拉扯衝突，描繪極其生動又具現代性。

甜蜜劇痛

排名：貳獎
班級：四技資管三丙
姓名：林玉欣

第一年。

在那女人獨自於產房，將腹中已成形足月的胎兒剝離出體內，就已然註定了，我終其一生都將在等候。無力、軟弱、孤單、被動地等候。

而這些等候，在漫長、緩慢的撕裂過後，都將聚合成一裂，我生命中，難以直視的劇痛。

第七年。

那是記憶的最開始，我走下樓，背著那粉色的、號稱保護幼童脊椎的書包，腳上是米白色的亮片涼鞋，還尚未到可以分辨自己睡醒了沒的年紀。

我站在騎樓，倚著那涼爽的晨光，等候，等候那男人將車駛來。

那男人的車總會停在對面，因為如此便不必轉向。我左看右看，上了車。他已開始播放那首我一聽旋律就會蘄露笑顏的輕快男女對唱，一路上也沒聊什麼，氣氛卻還是歡快。我回頭，那些微脫皮的側背筆電包，正躺在後座。我從未問身旁那穿著整齊襯衫的男人究竟在哪「高就」，而那男人也總只是說著一些無關緊要的笑話，或問一些只為逗弄我而並非想知道答案的問題，如此互動十分鐘後，車子就會停在校門口，我下了車、關上車門，開始作為小學生的一天。

當時在學校學了什麼我也實在想不起來，大概就是加減乘除、注音聲調。

這樣的日子會持續兩三週，然後就換那女人騎摩托送我上學。

我和那女人並不怎麼談論那男人，應該說，我不會主動詢問，那女人也僅是告訴我那男人的地理位置，和一個他下次可能會再出現的，模糊的時間點。

因為不懂那時間的意義也無法感受其流動，所以我不會等候那男人，但我確信他總會在某個時間間隔後出現，然後送我上學。

第九年。

我聽見過那女人哭泣，也聽見過那女人吼叫，甚至聽到過那男人站著的不發一語。我總不以為意，我曾躲在被窩裡嘗試學習那女人哭泣，想感受她所感受的、那令她歇斯底里吼叫的什麼是什麼？但我不行。被窩的溫度只將我悶出一身汗，我再也受不了，拉開了棉被，探出頭，望著眼前的黑，在腦中開始要思考出些什麼的時候，我無法控制的闔上了雙眼。

突然，有那麼一天，我感受到了，誰也沒對我說什麼，但我就是知道了，我知道那男人跟那女人跟我之間，有什麼不會再一樣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和那女人之間更加不會提起那男人的任何事情，而後來，只有在春假開始前夕，那男人才會再次出現，但在我需要有人送我上學時，他便離開了。

再後來，我已足夠大到可以自己走路上學。

他不再送我上學。

我不曾等候過他，也不需要再等候了。

第十三年。

那是那女人的同事。

那件白色的雙截式泳衣已非常適合當時的我，我的乳房、我的臀部、我的身高，都幾乎已經發育完全，甚至我開始為我的臀部大小感到害臊。

我坐在那小島旅館旁的礁石，從遠處看那女人的同事們在海水裡嘻笑打鬧。

那女人當時在哪，我實在記不清了，那海的顏色、天空的顏色，我也無法再次描述了。但那天溫熱的海風，卻彷彿還在此刻刮搔我的臉龐。

我看著那群人，等著那群人，等著那群人開始受不了小島艷陽的毒辣、等著那群人受不了海水的腥黏、等著那群人上岸、等著那群人提議回旅館清洗和享用烤肉。

我看著他們，我等著。

我知道小島的太陽也等著。

等著將我浸過海水的泳衣烤乾、等著將我皮膚上的汗液曬成鹽晶、等著將我體內的水份蒸發。我向上偷瞄了一眼太陽，汗水低落，刺痛了我的雙眼。

我低頭繼續等著。

我晃動著手上那早已失去原有冰涼，且瓶身黏膩的運動飲料，繼續等著。

再次因脖子僵硬而抬頭，我見有人朝我走來，喜出望外。

卻只是那群人中的其中一人。

「妳的水給我喝一口。」他說。

我猶豫，他搶奪。

我看見他看著我，我看見他轉開瓶蓋，我看見他用嘴唇含住瓶口，我看見他喝了一口，我看見他看著我，我看見他用力地看著我，我又看見他舔了一口瓶口。

「我很喜歡妳。」他笑著，看著我，對我說。

我接過寶特瓶，什麼也沒說，也什麼都說不出口，濕熱的海風刮過我的臉，我想也刮過了他的臉，我看著他，他笑著看著我，我等著遠方的那群人，太陽等著我，我等著那群人，他看著我，我等著那女人、等著遠方的那群人，或任何人。

離開了小島，我又開始了新的等候。

第十四年。

從小島夏日的炎熱海風，到冬日巷弄的濕冷與不可告人，再到畢業前夕，木棉花灰白的棉絮映著操場的鮮紅紛飛。

我來回。

一邊作為一個考生祈禱升學大考不會那麼快的來臨，一邊作為某人的禁臠祈禱我的年紀可以快速增長以致於這一切不會如此背德與難熬。

我等候。

我等候那女人，或任何人，發現這一切。

發現，然後將我抽離這一切，將我抽離這我明知不對，卻沒有能力及勇氣告人的一切。

我看著他，他看著我，我不想再看他，他用力地看著我。我想起那男人，我開始等候那男人，我也等候那女人，或任何人。

我等候，但他沒有。那在海島上舔咬瓶口的雙唇，猛地、用力地，落在了我的雙唇，黏膩腥鹹，如同那小島上的海風。

第十六年。

我離開了那籠罩著我的黏膩，到了滿是高樓與整齊燈光的市區。

然後再從喧鬧的市區，跌進了網路。

這次，我一邊作為一個高中新生享受友情、社團、學生餐廳，一邊作為一個匿名者在網路上尋找事物填補我內心缺失的那巨洞。

在我尚未弄清我究竟缺失什麼的時候，另一個他出現了。

他用他的姓名，我用我的匿名。我們聊天說地，我們分享生活，我們共享心情。

課堂上的數字變成了只是數字，我成天只盯著黑板上方的那面鐘，指到 5，我急忙拿回我的手機，用我的匿名，聯絡那個真實姓名。

後來，我們厭倦了螢幕的冰冷，我們想要感受更多溫熱，他乘著火車北上，到我這裡。

那天，我在車站等候，離約定時間還有 10 分鐘，我想了三次是否該直接離開，但我沒有，那比我想像中更高挑也更纖細的身影在我猶豫之時出現在了我的眼前。

我們看著彼此，尷尬的笑了。

在無人的家中，微弱的燈光，他將手蓋上了我的乳房，我也將手放上了他的臉頰，那是與我年齡相近的年輕。

我看著他，他看著我，我哀傷地看著他，他也哀傷地看著我，我將雙唇覆蓋他的雙唇，溫熱，終於與那海風不同，我卻也失望這與那海風不同。

我們不斷交換唾液體液，嘴唇、舌頭、口水，全都摻和在一起，我用力，想像我親吻的是那小島上的那個寶特瓶，他用力，想像著我所不知道的只屬於他的一些回憶。

我們用力，像兩條飢餓的蛆，在森林中相遇，不知道自己為了什麼而餓，所以啃食著眼前蠕動的彼此。

當我眼睛適應黑暗，我停了下來，他也停了下來，我看著赤裸的他，他看著赤裸的我，我流下了眼淚，在那刻我們知道，我們都不是彼此缺失的那塊。但我選擇擦掉眼淚，他選擇沒看到我的眼淚，我們用力的擁抱彼此，然後更用力地親吻、撫摸彼此的性器，交纏在一起，像兩條蛆。

好一段日子我們都如此。

每兩個禮拜，在無人的家中，笨拙且用力地吞食彼此，我還是迫切的在他身上尋找我所缺失的究竟是什麼，也急切的想知道我渴求什麼、我為何渴求？

有時我們普通地相處、普通地約會、普通地打電動。我們選擇了一天當作彼此連結的確據，但後來誰也想不起來。

再後來，不論我的指尖多麼用力的掐緊他的皮膚、他的嘴如何用力地吸吮我的雙唇，我們都無法填補彼此心中渴求的缺少的。

我還是等候。

等候他，或任何人，有天能填滿我心、等候有天我能知道我為何空虛、等候有天我忘記那海風當時如何侵蝕我的身心。

等候有天，我能知道當時為什麼，我沒有拒絕那海風刮搔我

的身體，而是僵在原地，讓皮膚表層的汗水混著黏液唾液體液，結成鹽晶。

第十九年。

我結束了我們之間的一切。

我不再等候，即使是一天。十九是我最喜歡的數字，自由，獨立，而且尚不用付全責。

我探索一切，唯獨不探究我的內心。我自以為是得讓身體自己選擇自己想要的物質，尼古丁，或酒精，或那些我從那女人抽屜竊取的安眠藥丸。

我醒來，是夜晚，早晨，我又陷入昏睡。我不再等候，我不再渴求。

當我失控到那女人開始將哪個師兄師姐的符水混進我的水杯、當我失控到被架送上救護車，我才開始跪下，向懸掛在會堂的十字架祈禱。

然而我越虔誠，我就越下墜，我越往光的地方走，我的周圍就更黑。我已沒有人可以怪罪，所以我逃離那女人，我認為我受夠了她的愚蠢、我受夠了過去一再地等候她，我也受夠了我所能從她身上，看見的我自己。

半夜一點，我溜進會堂，我跪在十字架前，我說：「我父，我等候祢，救我脫離這一切罪惡。」

偌大的會堂，沒有回音。

第二十二年。

我睜開了雙眼，拉開了窗簾，讓陽光只是陽光，讓星夜只是星夜。

沒有事情是有意義的，也不必賦予其意義。我不是那在門口等候接送的粉色小學生書包，不是在度假海島上任太陽曝曬的白色泳衣，不是只遵守身體本能胡亂吞食的蛆蟲，我更不是我，我只是整個龐大無盡的宇宙中，渺小的、隨時都會消逝的，一粒塵埃。

我走過沙灘，留下足跡，再讓風模糊掉我的足跡。

一切都沒有意義，潮汐的變化、日出或日落、月亮盈虧，都只表時間的前進，而我存在，就只是存在。

我熄掉了最後一根菸，我開始如同一般的牲畜，在白天吃飯、喝水、排泄，在夜晚睡眠。

我模仿著身邊的人，規劃未來、完成學業。空閒的時間對我來說依然太過於漫長，於是找了個不必與同事相處的兼職工作。

沒有客人時，我站在櫃檯，望向玻璃門外。汽機車呼嘯而過，紅燈，綠燈，紅燈，又綠燈。我只是望著眼前一切變化，但不再思考，因為當我思考，當我給予這一切意義，我懼怕那海風又從那座小島，刮進市區、刮進門縫、刮進店裡、刮進我的身體，然後侵蝕瓦解我難得的平靜。

過了一段日子，我遇見了那個人。

他的年齡看起來介於三十五到四十之間，每次他總會從口袋拿出一疊千鈔交給我，我清點，他拿走他的商品，微笑，小聲地對我說謝謝，然後離開。

不同於其他客人總是大聲喧鬧、吹噓自己，或趴在櫃檯對我

說一些騷擾調戲的話語，他總是很安靜，掏出一疊千鈔，拿走預訂的商品，微笑道謝，離開。

整個過程不超過兩分鐘。

某個下著傾盆大雨的夜裡，我一人在店裡，沒有任何客人，店裡的電視播報著新聞，我一邊把玩著遙控器，一邊悠哉得看哪裡又有車禍、哪個縣市的議員委員又有什麼意見，和這天氣要持續到下週幾。

突然，那個人走了進來，拍了拍外套上的水滴，然後消費。

一樣的流程，他拿出一疊千鈔，我清點，他拿走預訂的商品，對我說謝謝。

然而這次他並沒有馬上離開，而是坐在了櫃檯附近的塑膠椅。

他皺著眉看著手機，我站在櫃台內僵硬，腦袋不斷思考是否我剛剛交付的商品有錯，或是我沒有算清金額。

十分鐘後，他抬頭，看著我。

「最近晚上都會像這樣一直下雨。」

「對啊。」我回應。

「前面那條街地勢比較低窪，這種程度的雨，下不了多久就會淹水。」

「原來。」我回應。

然後他不再說話，繼續低頭皺眉盯著手機。

半個小時後，他再次對我說話，我回應，我們講著無關緊要的話題，無關緊要到，我只記得那晚的雨聲和電視新聞的聲音。直到我下班打烊，他便離開了店裡。

隔日，也下著雨，他一樣出現，拍拍外套上的雨滴，消費，

然後和我聊著無關緊要的話題直到打烊。

後來，不只雨天，乾爽無雲的夜晚他也會留下和我聊天，其他的客人都對他的逗留感到好奇和新奇，而我只是享受著這種平淡日子裡的插曲，彷彿我透過了這個人，再次與這個世界有了聯繫。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兩個月，我開始對這個比我大上至少十五歲的、我連他的全名都叫不出來的陌生男人產生了強烈的情愫和迷戀。

然後，他消失了。

我又開始等候。

接下來的每個夜晚，我都等候著他，等候著他再次出現，等候著他坐在櫃檯跟我聊天直至深夜。

等候著我不再只是一個人。

兩週後的一天，我如往望著玻璃門外，等候著他的出現。卻突然開始為這場迷戀與等候感到強烈的罪惡與羞愧。是何等的變態，我才會如此？那腥黏的海風再次從我耳邊掠過，我猛然回首，那年在海島上，那寶特瓶。為何離開那島，我還主動的回覆了那些濕黏的簡訊？是否我從一開始，就渴求那瓶口上的唾液？

我恐懼得閉上雙眼，想停止看見這些，卻想起了最初的那男人。想起那男人的車，停在家門口對面，搖下車窗，溫柔得招呼我走過去小心一點。想起那男人，在車上輕聲得問我，小語，作業有沒有寫？聯絡簿有沒有給媽媽簽？想起我偷偷翻開日曆，看看那女人有沒有記下那男人下次回來的日期。

然後我想起，那男人當年離開時的年紀、那女人同事的年紀、那陌生客人的年紀，重合且相依。

我等候的、迷戀的、渴求的、缺乏的，一直是最初的那男人，
那將車停在家門對面等候我的，我的父親。

突然，我懂了。

我必須去承認、去感受，去感受，再任由它流動。

我呼吸、我吞嚥，體內那不斷刺戳我的，任何激素、咖啡因、
糖或醣，流轉、淤積、分解、聚合。

我感受那意識的忽遠忽近、模糊又清晰，我看到我的父親，
那就是我的父親，我看到那我希望是我父親，卻不是我父親。

我今日的等候，原來與那些日子的其他等候，重合且相依。

那悸動是情慾，那下體的緊縮，更是懼怕被遺棄的，吼叫的
回音。我主、我父、我的愛人，全都交雜在一起。

我任它流淌，也任淚水流淌，我任心臟緊縮，又任它放鬆。

此刻，我懂了。

胸口如一灘甜膩黏稠的果醬，沸騰。我抬頭，繼續望向門外
車水馬龍，我任那海風吹過，也任由眼球顫動，繼續那女人獨自在
產房將我產下時，我便註定了的等候，註定了的，甜蜜劇痛。

得獎感言

感謝林懷光牧師、陳政諭先生，感謝你們給我面對過去的勇氣，和向未來前進的力量，這篇短篇是為感謝你們所寫。

感謝我的好朋友江珮涵什麼都沒做，但一直都在。

最後，感謝我的神，給我如此美好的生命。

我將一切榮耀歸給上帝。

評審評語

對於創傷記憶與自我認同的追尋，當中交錯尋覓我主、我父與愛人厚實作品的豐富性。

以一位已成年的我回顧自童年，求學，成年就業，對最初的「男性」——一位缺席的父親，愛人的等待與迷惘，敘述方式獨特，文字壓抑有力，是篇有力的佳作。

情欲的耽溺與沉淪，源於對父親角色空缺的追尋。深沉、內斂地敘寫所有可見、不可見隱微的人性。心理描繪及細節刻畫佳，是篇成熟優秀的作品。

默劇

排名：參獎
班級：四技多樂一乙
姓名：林予喬

晚上，鐘聲迴響，我站在樓梯轉角，仰望著高處。
鴉雀無聲的走廊裡，我的喘息與心跳在耳膜裡轟鳴不已。
我傻傻地等待——傻傻地躺進這片凝結的寧靜裡。

「會很疼，而且沒辦法呼吸。因為自己患有氣喘，所以競技很辛苦……這種想法，我從來沒有。」

我看著手機裡的運動訪談，忍不住笑出聲：「屁勒。」
那一刻，心裡竟湧起一股熟悉的暖意：啊，終於，回家了。

那天晚上，晚自習快結束前，我被幾個去廁所的女生撞見。
而我，剛被診斷為焦慮症，因心悸癱坐在地，動彈不得。
老師趕來了，卻沒有電梯通行證。
他只好陪著我，一路緩緩下樓。
時而連滾帶爬，時而緩緩調整凌亂的呼吸與心跳。
八層樓，成了一場無聲的試煉。
每一層長得一模一樣，彷彿無止盡的下墜。
但我必須趕在校門關閉前離開——時間如同畢業，毫不留情地，
沒收了我放棄的權利。

我曾在冰上跌倒。
刀鋒一滑，身體重重撞上冰面，掌心撕裂，鮮血滲出，染紅了雪。
那抹血色像梅花，悄然綻放在潔白中央，細小卻倔強。

冰場靜默無聲，只剩我粗重的呼吸。有人驚呼，有人移開目光，
而我，盯著那朵血梅發呆。

那一刻，我第一次明白——
原來血，也可以這麼美。

我回過神來，螢幕上還是羽生結弦的紀錄片。

「會很疼，而且無法呼吸。因為自己患有焦慮症，所以上學很辛苦……這種想法，我從來沒有！」

我跟著唸了一遍，像是在與誰抗辯，也像是在對自己喊話。

他挑戰四周跳時跌倒，右踝韌帶撕裂，無法參賽，只能休養。

而我，也曾在深不見底的樓梯間，調整呼吸、尋找出口。

直到畢業那天，我終於走出了校門——

鐘聲響起。

我卻沒有力氣，回到那個熟悉的教室，打開課本。

畢業那天，我站在校門口，看著成績單，沉默無言。不是沒有進步，只是太微小，微小到讓人懷疑一切的意義。我曾相信努力不會白費，也曾試著說服自己：「如果結局已定，那就選擇重來。」

可這句話，在耳邊迴盪得越久，就越像一場孤獨的戲。

補習班的白光打在桌面，我在講義上劃下一年的支票。得學完過去三年的課程，還得學得比從前更好。教材厚得像牆，我猶豫地看著它，像看著一場不確定的未來。

數學曾是我最陌生的語言，如今卻開始閃爍出某種能理解的光。那個教我數學的人，邏輯清明得近乎殘酷，讓我第一次意識到：公式不是死記，而是一種能拆解世界的語言。

但教學從不是單純的事情。那些對話，有時冷得像雪，有時燙得像灼傷。他的話語帶著不該有的暗示，而我選擇沉默。為了學會數學、為了不讓這一年的努力成為空白，我說服自己，那只是代價。

有些人用時間換取進步，有些人用金錢堆起希望，我則用痛苦換

取片刻的安全感。

沒有人知道我深夜讀書時腦袋發脹、眼眶灼熱。模擬考的分數像裂縫，延展、卻從不癒合。理解與掌握之間，像隔著一場無聲的雪，我在雪中學會了假裝堅強。

「所以你真的想讀書嗎？還是只是逃避？」

老師的話像冰水潑在臉上。

我無法回答。只是低聲道歉，低到自己都聽不見。

「.....對不起，我會努力的。」

我開始一頁頁寫下題目，像滑冰一樣，在冰面上摔倒、再站起。可冰下藏著紅色的記憶，裂縫中滲出不為人知的痛。

我努力地用力，把痛苦雕刻成詩。當我無法再前進，就責怪自己不夠純粹、不夠堅持、不夠犧牲。我說服自己，只要我把這一切當成詩，就能繼續走下去。

有時我甚至欣賞這樣的自己——把悲傷摺進紙鶴，把恐懼染成花瓣的顏色。

也許真的有病吧，但那一刻，真的很美。

我甚至開始羨慕那些能夠受傷的人。

至少他們知道自己撐到了哪裡。

我卻只能不斷下墜，一邊描金裂縫，一邊對自己說：「你看，多像星星啊。」

直至統測成績發下的那天，我望著那張紙——分數的確進步了，

從 310 升到 460，卻不是我夢裡無數次幻想過的「奇蹟」。

我抬頭看著天空，一種說不出的空白襲上心頭。腦海中浮現起某人曾說過的話，像極了我壓抑在心底的聲音：

「我拼盡了全力，甚至拿命去換。但最後，只剩下這樣的結果……說實話，那讓我覺得，一切都是徒勞無功。」

那句話不是我說的，卻像是替我吐出了多年來無法言說的吶喊。原來世界上真的有某個人，曾走過同樣的路，感受過相似的絕望。那種被理解的感覺，不是鼓勵，而是讓我終於能夠鬆一口氣。

「一次次跌倒，一次次想逃，卻又因為曾經那麼努力過，而不得不堅持下去。修補自己、振作起來、再度失敗，如此反覆……到最後，我也不確定這樣的結果算不算被回報了。」

我不想假裝感激這份微小的進步。更真實的，是沉甸甸的失落感。我已經用盡全身的力氣，一次次站起來，在冰面上，在試卷上，在深夜孤燈下的筆記裡，用傷痕維持著理性。但現實不會因為努力變得柔軟，它只是冷冷地把分數攤在眼前，像雪落無聲，卻壓得人喘不過氣。

我知道自己不是毫無所獲。我學會了邏輯的語言，看懂了曾經難以理解的世界，觸碰到了那原以為遙不可及的數學之美。我甚至開始欣賞那個走過低谷的自己——那個用淚水濕透草稿紙、卻還是咬牙繼續的人。

但這樣的我，仍要面對最現實的衡量：那一串冰冷的數字。我跌倒時沒有聚光燈，也沒有掌聲，只有我自己在黑暗中撿起傷口，默默再站起。腳下的血痕提醒我：我努力過，也被踐踏過。

如果夢想與現實之間有一道冰牆，我想在上面刻下自己的名字——

哪怕它終將融化、碎裂、消失不見，至少曾經存在過，曾經堅持過，曾經沒有逃避。

「是說，這次開會他怎麼沒來呀？」
同學問道。

我心想，大概十之八九又是睡過頭了，或者.....乾脆忘了吧。

我第一次聽他說那句話——
「考滿分又怎樣？不開心的話，真的超無聊欸。」
是在開學兩週後。

那一瞬間，我心裡閃過一個念頭：
這個人，絕對和我水火不容。
然而真正認識他之後我才明白——
什麼水火不容？
站在他身邊，連冰都能昇華成霧氣。

他實在太閃耀了。
那種不需用力的輕盈，做什麼都像在玩耍的自在感。

他們不計較分數，不焦慮未來，連談夢想都像在聊午餐。
「啊我想開個書店，最好有咖啡機啦，雖然不會煮，但沒關係吧
~總會遇到會煮的人。」
他說這話時，正拿著自製的棉花糖棒攪拌泡麵。

我被震撼了。
原來真的有一種生活，不需要證明什麼。

坐在一群灑脫任性的靈魂中，我像隻過度用力的牛，
披著滿身傷痕的馬鞍，想跟上他們的節奏，卻始終不敢鬆開韁繩。

也許是整個科系的風氣，抑或是那些人天生的溫柔與熱情，
他們時不時拉我去宿舍打電動、在圖書館一起補眠、或衝進商圈
亂買衣服——

那些我曾經割捨的生活細節，如今正一一返還給我，
像一張遲來的青春兌換券。

陽光映在冰面上，他們的歡笑也倒映在我眼底。

那很溫暖。

但光的折射讓我的雙眼逐漸刺痛，模糊了視線。

在他們身邊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不像自己的時光。

不像那個總是早起背書、挑燈夜戰、不敢鬆懈的我。

我學會在下午四點喝下第二杯拿鐵，只為了和他們閒聊那些「無用的事」；

也學會在宿舍走廊裡一起追劇、搶零食、打電動直到半夜，
然後早八遲到，一起狼狽地奔向教室門口。

「欸欸欸，幫我擋一下，我去買個蛋餅啦！」

「你在幫她拖時間喔？」

「不然咧，她笑起來比較好看欸。」

這些玩笑我從沒聽過，也從未想過有人會對我這樣說。

我笑了，真的笑了。

甚至開始懷疑——自己那麼拼命，是不是也可以換個方式活著？

那些咬牙撐過的日子，

到底是因為熱愛，還是只是想證明自己「不是被拋下的那個人」？

秋天的夜來得特別快。

教室窗外早已墨黑，我卻還坐在螢光燈下，一行行敲著程式碼。

教室裡只剩我一人，空氣乾冷，鍵盤聲成了唯一的呼吸。

「欸.....妳還在啊？」

門口探進一顆頭，是某位學長。語氣帶著驚訝，又摻了點笑。

「這麼晚還不回宿舍？一個人這樣.....很危險欸。」

他停了停，又像開玩笑地說：「還是要帶防狼噴霧吧？要是被男生撲倒，真的不一定喔～」

話落，他只是晃了一圈，打聲招呼便走了。

我愣在原地，像系統當機般，連思考都慢了半拍。

他沒有惡意，我知道。那只是句玩笑，也許他覺得自己很體貼。

可我的心跳，卻開始莫名加速。

某些早已塵封的記憶，被那句話不偏不倚地踩中。

我笑著說：「嗯，我知道，我待會就走。」

等他背影消失的那刻，我的脊背僵硬，全身像被冷風吹過，毛孔倒立。

我開始責怪自己：為什麼沒帶噴霧？為什麼又待太晚？

像是在回應一道題目：「逃避，還是迎戰？」

我選了後者，一如往常。

只是這次，身體開始顫抖。那種無聲的發抖，不是因為冷，

而是某道腐敗已久、未曾清創的傷口，忽然被撕裂。

我試圖像往常那樣，把恐懼拆解、分析、命名，再拼湊成詩句，

讓痛苦變得「可以被欣賞」。

但這次，詞語都沒聲音了。

我曾以為，自己能將所有痛楚寫成勳章；

以為那種把傷口美化的能力，是浪漫的力量。

甚至，有點驕傲於那樣的自己——

像冰場上的選手，腳踝早已裂開，卻仍微笑旋轉，優雅落地。
我不是勇敢，只是太害怕。
太怕若不這樣，就沒有人願意等我。

我試圖像以前那樣，說服自己這只是誤會，只是笑話，只是無心的語氣。

可有些恐懼，不需要語言，它會在一瞬間，勾起你一生中最無助的時刻。

那一晚，我沒有哭。只是背脊緊繃得像玻璃，呼吸像卡在嗓子裡的霧。

我一邊收書包，一邊看著黑板的倒影，在螢光燈下顫動，像是曾經某個深夜的自己。

我想起高中那場夜晚的崩潰，那段在八樓的無聲試煉。

也想起補習班裡冷如冰的眼神，與我對著血色試題拼命埋頭的模樣。

那些記憶像一條條冰冷的鍊子，從腳踝一路纏繞到脖子。

我突然明白：

我不只是害怕他人觸碰我——

我是害怕，那些我以為終於熬過去的夜，會再次出現在眼前。

害怕努力會再次變成一種失語的證明，證明我再怎麼咬牙，也依然被困在某個誰也無法靠近的角落。

那晚，我鼓起勇氣，傳訊息給最親近的朋友。

但他是異性，他婉拒了。說得很委婉，卻仍讓我瞬間冷掉。

我懂，也不怪他。

只是，自那句話之後，我再也無法說出口。

彷彿內心的堤防決堤，又瞬間結冰。

我不是沒朋友，也不是沒人關心。

只是當崩潰來得太快太深，
你甚至沒力氣解釋那是怎樣的痛。

我坐回位置，戴上耳機，反覆播放一場訪談。
主持人對一位選手說：「我希望你，不要再這樣削減生命去做了。」

那句話擊中了我，不是因為誰說的，而是那語氣，那份理解。
我忽然明白，那些年的努力，或許太過接近一種耗損。

我曾想，只要燃成光，就會有人看見。
可燃燒過後的灰燼，從沒人記得。
人們記得的是光——不是它有多痛。

我低著頭，眼淚無聲落下。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覺得：「我真的，好累。」

如果努力到這地步，還沒有人懂，還要用更美、更華麗的句子包裹自己，
那我寧願安靜。
讓這些情緒，在夜裡自然滲出。

我開始寫信給未來的自己。沒有觀眾、沒有掌聲、沒有目標。
只是想，好好說話。
說出那些從未被允許開口的疲憊。

寫著寫著，我想起那句話——
「不是所有的燃燒都值得。」

然後，我緩緩在心底說了句：

這一次，我選擇不再燃燒。

與之相對，我許下一個願望：

我想活著，
想好好地，活著。

如果心裡空著，是為了有空間裝進什麼，
那麼，我想相信，有一天，這些裂縫會長出花朵。

或許那朵花不驚艷、不耀眼，
但會是我親手種下的，獨一無二的——

一朵血梅，
纖細，倔強，且不再孤單。

說了這些自以為是的話，真的很抱歉。
其實我最想說的，是——

那些活在我心裡、我所愛的事物，
我也想像它們一樣，活在你的心裡。

我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句話，一種溫度，
像刺青一樣，烙印在你心上，永不褪色。

若能成為你記憶裡，短暫綻放的光，就好了。

就在我左思右想時，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嗎？
那麼，最後，就讓我說一句話：

謝謝你。

謝謝你。

一直以來，謝謝你們。

我默默走出教室，走廊空無一人，風聲沿著牆壁打轉。

那聲音好像我內心的低語：「你真的好累了吧？」

但我還是走下樓，還是刷了卡，還是回了宿舍。

回宿後，我什麼也沒說，只是照常洗澡、吹頭髮、躺在床上。
室友在一旁打遊戲，笑聲傳來時，我的眼角竟然泛起一點淚。

我不是在哭，我只是在證明自己還有感覺。

有些夜，是不會留下痕跡的。

它像你練習千百次的筆記，早已滲進日常的褶皺裡，只在最偶然的
時候翻開，提醒你：「這裡，有一道從未癒合的傷。」

那晚，我打開手機，重看那部羽生結弦的紀錄片。
他在摔倒後一再練習，反覆重播跌倒的畫面，不是為了責怪自己，
而是為了更了解那一刻身體的反應。

我忽然意識到——

我也許不用害怕那些跌倒的瞬間。
它們不會定義我，只會提醒我：「你還活著。」

努力不是傷痕的證明，而是傷痕癒合後的紋路。
是你願意重新滑上冰面，即使還記得曾經的痛。

那晚過後，我開始學會說「我有點不舒服，先離開一下。」
我學會適時逃跑，不再責怪自己不夠堅強。
我也學會對朋友說「今天能陪我嗎？」而不覺得這是麻煩。

我不再追求成為完美的答案，而是成為一個願意尋找的人。
即使過程緩慢、顛簸、滿佈裂縫，也要繼續走下去。

有人說青春像花，也有人說青春是戰場。
但對我而言，它更像是一張習作紙，塗塗改改、皺巴巴的，卻見
證我曾經努力地活過。

曾經的我，將自己當成一場默劇，努力藏起聲音與情緒，只為融入他人世界。

但現在的我，願意讓聲音流出，哪怕微弱、顫抖，也要對世界說

「我來過。我不是誰的影子。是我。」

他仍不懂人心，但他學會了沉默。

沉默不是逃避，也不是妥協，而是他選擇用來對抗世界的方法。那些不被聽見的聲音、被誤解的努力、被隱藏的痛，他不再急於證明什麼。

因為他知道，有些事情無法被解釋，也無須解釋。

他曾以為只要足夠努力，就能得到公平，換來理解，證明自己值得被尊重、被平等對待。

如今他才懂，真正的尊嚴，不是來自他人眼中的認可，而是在無人理解時，依然堅持走下去的勇氣。

這條路他不會放棄，哪怕孤單、哪怕疼痛，他依舊緊握著那把名為「夢想」的刀，在沉默中，砍出自己的軌跡。

得獎感言

這篇作品對我而言，是一次坦然面對自我與創傷的旅程。雖仍有未竟之處，卻已傾盡當下所能。感謝評審與主辦的接納與提醒，也讓我明白創作需承擔其所帶來的回響。對於眾多投稿者的用心與深度，我感到由衷敬佩，也激勵我繼續在文字中探索、修正與前行。

評審評語

青少年階段的我思故我在，藉由學習點滴過程，展開自我的生命對話。

故事性不強，但文字精緻優美，以大量內在獨白表現一位高自我要求，強迫自苦人物的高度緊張心理，是值得肯定的作品。

題材特別，題為「默劇」，寫內心獨白，自我的追逐與接納、理解，文字細膩，對抽象情緒、心理的刻畫格外具體，有想像力。

覆雪之下

排名：佳作
班級：四技控晶一甲
姓名：吳璨宇

「重複……來了……所有……必須……抵抗——！」。

錄音結束，指揮室的外頭下著小雪。

我是皮爾特，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我們正在聆聽二十八小時前，從冰原上傳回來的最後一段通訊。

播放結束後，一名將軍走上前方，他看上去有五、六十歲，可目光依舊清晰，神情也帶著堅定，胸前的勳章昭示著他的功績，在這裡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麥克·布朗姆斯，一位傳奇的將軍。

他以所有人都聽得清的聲音說：「各位，你們剛剛聽到的是來自冰原科學考察基地發來的緊急通訊，在這之後的一個小時內我們就派遣了偵察部隊，但在他們出發後的兩個小時後就失去了聯繫。」。

麥克將軍停頓了一下，將前方簡報板的頁面切換，換成了一張作戰地圖，上面清晰的標註了地勢、路線、以及用紅色圈起來的區域，那片紅色區域以一個在地圖東北角，像是被墨水『汙染』的區域擴散，由深紅色到橙色再到黃色，覆蓋了整張地圖的三分之二。

「你們的任務是搭乘直升機，運輸到我們位於目標區域最近的前哨基地，也就是這裡。」麥克將軍指了指地圖左下角藍色線圍起來的區域。

「接著，你們將與地面的裝甲部隊會合，分成三條路線前進，途中你們會先後經過平原、森林、丘陵最後到達冰原，但是，裝甲部隊只會協助你們推進至森林，這之後他們必須從另外一條路線穿越森林，最終所有人將集結於冰原上，在這之間必須清掃任何可能存在的威脅，並探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現在，你們有任何問題嗎？」。

一道宏亮的聲音響起：「長官，我有問題！」聲音來自我的右

後方，那是我的好友，查理。

「請說。」。

「長官，我想請問為什麼不使用無人機偵查，而是要派遣士兵？」。

麥克將軍點了點頭回應說：「我們在那片區域的所有訊號全部消失了，包含先前升空的兩架偵察機，它們在進入那片區域後就瞬間斷訊了，除此之外，衛星也只能看到一片漆黑。」

麥克將軍的這番話揭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令所有人開始竊竊私語。

「長官，我們將在完全無情報的狀態下執行這項任務？一個清掃未知威脅的任務？」查理尖銳的提問。

麥克將軍深吸了一口氣說：「是的，所以接下來我要問你們，有沒有人想要退出？」。

他的視線掃過指揮室的所有人，在場有男有女，但無一例外，所有人都是通過為期四年的殘酷訓練，從各地煉獄般的戰場回來的，菁英中的菁英。

在麥克將軍停頓的這三十秒內，沒有任何人表達要退出的意願。

「很好，你們都值得菁英之名，任務將在兩個小時後開始，解散！」。

很快，指揮室的所有人都離開了，整個基地開始忙碌起來。

當我在整備室整理裝備時，查理走過來向我搭話：「皮爾特，你對這次任務有甚麼看法？」。

「又一個高危任務，就像以前一樣。」我聳了聳肩，「倒是你，還是跟以前一樣直接。」。

「我只是想了解任務目標。」。

我看著置物櫃裡妻子與兒子的相片，開玩笑似的回覆查理：「我們的目標就是活著回去。」。

「以前你救我的時候可不是這樣說的。」查理明顯不吃這套。

「你說你被水沖走那次？」。

小時候，我與查理·吉爾斯去家鄉的大湖游泳，他當時因為貪玩，被捲入暗流差點溺斃，是我救了他。

「我當時問你『如果你也陷入危險』你回答……」。

「沒想過。」我搶先查理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想？」。

我用問題反問查理：「你想過嗎？」。

查理沒有回答，只是與我對視，果然，我猜對了。

十幾秒後他才問出真正的問題：「為什麼不選擇退出？」。

「這是軍人的使命。」我幾乎是不假思索的回答。

查理搖了搖頭，轉身離去，留下一句話。

「希望你做決定之前能多想想。」

比預計的時間還早三十分鐘，所有人已經整裝完畢，正在機場上接受編隊。

直升機螺旋槳捲起的氣流使得本就寒冷的天氣更加刺骨，引擎的轟鳴聲使得所有人的交流都必須更大聲，所有人都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我緊握著手中的突擊步槍，槍膛中的大口徑子彈給了我莫大勇氣，讓我緊張的心情有所緩解，幾乎每一次任務我都帶著它，而我每一次都能活著回來。

這時，身旁一位戰友突兀地向我搭話，眼中帶著同情。

「6.8 口徑？」。

「是的。」我回答。

「別連發，多拉拉槍機，這不是你的錯。」隨後轉過頭去，不再說話。

『他這是在調侃我？』我心想。

又過了五分鐘，所有人已經整裝完畢，我與查理還有其他十位戰友被編列在 B 隊，隨著一聲「登機！」喊出，我們慢跑著走

上直升機，所有人的腳步整齊畫一，造成的震動與我的心跳幾乎重疊。

飛行途中不算顛簸，大約二十幾分鐘後我們抵達了目的地，一個長年與冰雪打交道的前哨基地。艙門打開時，冷風挾帶著寥寥白點灌進機艙，溫度驟降，這裡正下著小雪，雖然不大，但依舊是零下的低溫。

剛落地後指揮部就帶來了好消息與壞消息，壞消息是，前方的區域依舊處於未知狀態，但好消息是，部分無線電通訊恢復正常，這對於指揮與通訊系統有莫大的幫助。

很快，在我們待命的時候，隊長帶回了詳細的作戰部署計畫。

正如麥克將軍所說，我們將與兩輛 M2A3 裝步戰車組成機械化步兵，推進至平原與森林的交界，接著我們將徒步跨越並掃蕩森林與丘陵，與裝甲部隊在冰原上會合。

但這份計畫多了一些先前未被提及的細節，例如接收平民後的動作、遭遇威脅可主動發起攻擊、『無限制交火』等等，這些被指揮部添加的細節令我們所有人皺起眉頭。

「隊長，指揮部還強調了甚麼嗎？」我問向隊長，隊長只是搖了搖頭表示沒有了，但隊長又提起另外兩隊的載具配置，這又令我們更加疑惑，他們竟然有額外的 M1A2 主戰坦克。

「皮爾特，你不覺得這更加奇怪了？」查理轉頭看我，臉上帶著一絲疑慮。

陸地上最強大的矛竟然會出現在這裡，這確實讓事態顯得更加棘手。

「看來，我們將遭遇一些更強大的威脅……」。

在訝異之餘，我習慣性的在深呼吸的同時，用發凍的右手，摸了摸額頭，將手順著頭頂向後撥。

「不會是那些『熊』搞的鬼吧？」查理說的話引起所有人側目。

我立即反駁：「他們沒理由來攻擊這冰天雪地中一個不起眼的基地，不要總把每件事跟他們搭上邊。」。

「可是除了他們，還會是誰？」。

「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在場也不會有人知道，不過肯定不會是那些來自東方凍土上的『熊』——俄羅斯正規軍。

從聽完錄音後到作戰開始前的現在，無論是情報的缺失、額外的火力配置、頻繁修改的交戰規則，這些都明顯地告訴我們，這項任務並不簡單。想到這裡，我握了握手上的步槍，上面沾了點點白雪，又不禁深吸了幾口氣，但呼出的白霧還是沒有完全帶走體內因躁動而產生的熱量。

軍令難違，何況已經給過我們機會了，我與查理還是登上了裝步戰車，隨著車身短暫的震動，開始發出巨大聲響，我們真正邁入了未知的區域。

幸運的是，無線電正如指揮部所說可以正常使用，現在各部隊與指揮部可以順暢的交流情報，在外頭風雪逐漸變大的白霧中，我們的視野以一種高效的方式，透過語言進行共享。

五分鐘後，A、B、C 隊均回報無異常。

七分鐘後，A 隊回報指揮部找到平民，指揮部要求 A 隊撤退。

十分鐘後，B、C 隊回報無異常。

十一分鐘後，C 隊回報路線有誤，正在解決。

十三分鐘後，指揮部再次要求 A 隊撤退。

十五分鐘後，B、C 隊回報無異常。

第十七分鐘，隊長結束通訊，按下按鈕的手微微地顫抖，震驚的看著我們。

「A 隊完全失聯了。」他的聲音帶著不可置信。

隨後整台車陷入了沉默，沒有人知道 A 隊接收完平民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就這麼消失了，一絲隱晦的緊張感瀰漫在狹窄的車廂，伴隨著低溫沒入骨髓，天氣依舊很冷，而我身上的冷汗加深了這層感受，但沒有人真正的表現出來，我們依舊很冷靜地等待下一步指示。

果不其然，數秒後，指揮部下了一道命令：「B 隊，請原地迴轉，搜查 A 隊。」。

我們即刻轉向 A 隊最後已知的方向，幾道清脆的上膛聲響起，全隊已做好交戰準備。

砲台不停的旋轉，方向機運轉的噪音證明了砲手與觀察手正在高度戒備，M2A3 搭載的 25 釐米鏈炮比我的拳頭還要大，可以預見被打中的人將會東一塊西一塊，上頭還配有拖式線導導彈，這些戰爭器械在行進的路上給了我們十足的安全感。

顛簸中，指揮部再次發來通訊：「B 隊，請注意，接收平民後請原地待命。」。

「又改？」查理再次修改起他自製的筆記。

「隊長，可以再確認一次嗎？」我向隊長說。

隊長要求重複命令，得到的答覆是一樣的。

「奇怪。」。

這次行動確實不同於以往所經歷的，一路上都沒有遭遇敵人，尤其指揮部的命令在短時間內多次變動，這是非常不尋常的。

距離 A 隊失聯的地方還剩下一分鐘的路程，所有人都沉默不語，每個人的臉上都只留下嚴肅與專注，除了一位信仰宗教的戰友正閉眼禱告著。

我突然注意到，我已經十分鐘都沒有換過表情，也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全身都緊繃著。

「你們.....滋滋.....快到了.....滋滋——」無線電傳來被干擾的通訊。

「怎麼回事，無線電再次失靈了？」一位戰友詢問。

「現在全靠我們判斷了。」隊長向大家宣告。

此時，觀察手從觀察座彎下腰來對我們喊道：「即將抵達目的地！」。

所有人在聽到通知後就做好了戰鬥準備，隨著觀察手開啟紅外線熱成像，小螢幕立刻轉換成灰白的影像，灰色佔據螢幕的百分之八十五，只有剩下的百分之十五能勉強看見由熱產生的白色

造影，那看起來像是人形。

觀察手隨即報告：「前方！五十米！五個人，沒有武器。」。

隊長立刻使用無線電要求所有人下車警戒，由他跟我還有查理前往確認。

當車門打開的一瞬間，冷風帶著白雪再次灌入，只不過這一次風更加猛烈、雪更加的猖狂、情況更加的詭譎。

另一輛步戰車在無線電的幫助下同步命令，兩車同時下來十二人，瞬間就將周邊區域控制住，所有人的視線均勻分佈在我們的周圍，這裡幾乎沒有死角，除了下雪造成的些微靜態辨識障礙。

「所有人警戒！查理、皮爾特，三角陣型前進。」隊長同時打了個前進的手勢。

我與查理在前，隊長在後，緩步接近那五個人影，他們確實沒有攜帶任何武器，但大雪天的情況下還站在路中央這件事本就奇怪，於是我們三人依舊保持著警覺。

「我們是海軍陸戰隊！你們是誰？」隊長向那五人高喊。

「平民。」最左邊瘦高的身影用不符合當前情況，一種平淡的語調說。

「你們有沒有接觸過一支部隊？」。

「有，他們剛剛還在。」這次換最右邊最矮的回答。

「去哪裡了？」。

「他們……」後續的聲音小到我們都聽不見。

我回頭看了一眼隊長，用眼神告訴他情況有些詭異，他以點頭回應我。

「什麼？大聲一點！」隊長用更大的音量再次詢問。

沒有人回答，沉默著。也就是這時我才發現，我竟然看不清他們的臉，儘管雪還沒有大到那樣的地步？

一旁的查理緩緩將下放的槍切換到全自動模式，同時嘴裡似乎說著甚麼。

那嘴型好像是，抱歉？。

此時，一段無線電通訊響起，是從隊長和……前方傳來的？。

我看向前方，從左數到右的第四位高大身影背後又走出一個人，那一瞬間，我似乎失去了心跳，眼前的景象令我僵了一瞬。

那個人的手上正拿著無線電。

「為什麼不來拯救我們。」。

寒冷！極端刺骨的寒冷！他說出的那些話，如同冰錐刺入我的皮膚，他的一字一句完全沒有邏輯可言，在我聽來就像亂碼！。

「汙染者！開火——！」隊長大聲疾呼。

來不及細想，我們三人的步槍舉向前方，剎時間，焰火帶著震耳的咆嘯聲，將子彈往前傾洩而去，我的右手食指緊緊的扣著板機，左手則對抗著子彈動能產生的後座力，將槍口轉往每一個在前方佇立的身影，整整持續五秒，直到子彈全部打空，槍管因過熱而發紅，前方的六個人全部倒下為止。

油然而生的無力感侵襲我的每一塊肌肉，讓我止不住地發抖，我轉頭看向查理，他的眼睛瞪的老大，換彈的時候彈匣重插了兩次，緊接著我們快步後退，返回車上。

回到車上時，通訊干擾已經消失，但這帶給了我們更深的絕望。

整個通訊頻道都在重複著：「有埋伏！無限制交火！有埋伏！無限制交火！……」。

我們就像是飄在大海上的一張紙，我們徹底失去與指揮部的聯繫，沒有方向，孤立無援，不知道甚麼時候會沉沒。

在遭遇詭異平民的兩分鐘後，隊長已經放棄繼續與 C 隊取得聯繫的想法，他試過很多次，但都沒有成功。

「我提出撤退，有人反對嗎？」他的聲音略顯無力。

沒有人出聲，所有人都默認了，現今的情況想再繼續深入簡直就是送死，我們甚至連森林都還沒有進入就損失一整隊人馬。

隊長見所有人都默認，便按下無線電，詢問另一輛車上的人是否撤退，在得到同意的答覆後，我們準備動身。

突然，一道由遠而近的破空聲伴隨著「碰！」占據所有的聲

音，我感到劇烈的搖晃，一股力量穿透身上的防彈插板，震撼我所有的臟器，耳機的抗噪功能也在這時啟用了最大功率，在那幾秒之內的所有聲音都像包了一層紙膜一樣。

在我還沒徹底恢復時，一股強大的巨力將我們所有人向前拉動，又在幾秒後向後拉動，步戰車後撤的慣性讓所有人倒的七零八落，幾秒後，聲音逐漸清晰，抗噪功能回歸到正常功率。

「所有人下車！」一名戰友代替暫時失能的隊長下令。

查理將我連拖帶拉的拽離步戰車，在尚未退去的暈眩中，我看見另一輛步戰車的砲台，但也只有砲台，它的車體正在不遠處燃起沖天的火焰，伴隨著劈哩啪啦的聲響。很明顯，那輛步戰車的彈藥庫早已殉爆。

砲火仍舊持續，一次一次的破空聲伴隨著「碰！」揚起漫天的雪花，又在幾秒後產生相對較小的「轟」，這是彈速大於音速的表現。

「西面，九百米，T-90！是那些『熊』！」。

查理的大喊讓我的思緒陷入一片空白，在這片空白中我唯一能掌握的情況是，我們遭遇了埋伏。

我移動身體，在一個背坡就地掩護，我看向剩下的那輛步戰車，它的拖式導彈已經架設完畢。在對面又射出一發砲火，裝填之際，步戰車向前移動，將砲塔置於掩體之外，暴露在敵方坦克的視野內。

一聲清脆的「咚」響起，那來自我們的步戰車，那是點火的聲音，過了約一秒後，那枚導彈於發射架射出，拉出兩條用於指引導彈方向的銅線。

兩秒。

三秒。

四秒。

一條黑影閃過上方，伴隨著空氣擠壓的聲音，但這次，我們安然無恙。

五秒。

六秒。

七秒。

震天的轟隆聲響起，我知道，導彈命中了。

緊接著一連串的砲聲宣告戰鬥還未結束，步戰車的鏈砲正為死去的戰友復仇，高爆彈向著那個方向拖曳著紅光離去。

我們爬上矮坡，開始向『熊』反擊，彈殼落地後被雪接住，然後因高溫而融化。我在槍聲中迷失自我，6.8 口徑的火力比所有人兇猛，我的心越來越燥熱，連同我的槍一起沸騰。

在一連串的槍聲中，一聲清脆別樣的「呸」格外響亮。

『卡彈了——』我幾乎在一瞬間反應過來

最後一隻『熊』拿著 RPG 對準了我的方向，但幸運的是，在這緊要關頭隊長醒了過來，他將那隻『熊』放倒，救下我的性命。我們看著遠處坦克的殘骸與遍地『熊』的屍體，在漫天白雪中燃起烈火，然後漸漸冷卻，最後覆蓋一層白色。

等到我們打掃戰場完畢，並於此地立下九個簡易墓碑之後，我們搭上那輛僅存的步戰車，於磅礴的大雪中尋找飄渺的希望。從我們開始任務到現在僅過了五十四分鐘，我們就與指揮部斷連，A 隊可能已經全滅，C 隊不知所蹤，敵人分佈不明、數量不明、裝備不明。

這是我第一次對所謂『軍人的使命』做出質疑，從現在的情況看下去，我們的使命就是在這片冰原自殺，沒有任何情報，沒有任何支援。

「燃油只剩十分鐘了。」駕駛員的話語帶著平靜。

「他快醒來了，他這次依舊選擇執行任務，但我們依舊沒有完成。」查理無奈地說。

「嗯。」隊長簡單的回應。

我看向他們，他們沒有任何表情。

突然，一陣不合時宜的噪聲響起，緊接著趨於穩定，漸漸有了條理。

「所有單位收到請注意，作戰立刻中止，請前往撤離區域，

座標是 A32-H13。」。

我從麻木中短暫的醒來，不知怎地，那座標我竟然有些熟悉。

「或許，我們該試試看往座標去？」我無心的問了一句。

下一秒，我被查理揪起衣領。

「你每一次都忘了剛剛那一連串狗屁的事情！你每一次都忘了犧牲的戰友！你每一次都選擇固執的同意！你到底為什麼選擇要來！為什麼——！」查理很罕見的暴怒了。

「查理，冷靜抵抗。」隊長勸阻未果。

他仍舊用雙手扯住我的領口，我看著他的雙眼，他的眼裡佈滿血絲，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不多想想！到底為什麼！為什麼非得拉著我們所有人陪葬！」。

查理的話幾乎只是雜亂的音節，我開始感到害怕。

「都是因為你，就是你害死了所有人！你難道忘了這是由誰指揮的作戰嗎！」。

查理憤怒的大吼著，我的領口傳來他的力量，將我向上拉起，可我仍舊聽不懂。

「你就是害死我們的兇手！」。

「查理·桑吉爾斯！」隊長的大吼蓋住了所有聲音。

「抵抗汙染，保持冷靜。」。

查理的手放開了，他坐回座位，臉上依舊風平浪靜，就像剛剛什麼都沒發生。

查理·桑吉爾斯？為什麼不是查理·吉爾斯？我不懂。

那些雜亂的音節是什麼？我不懂。

什麼是『汙染』？我也不懂。

我的心底湧現出一股異樣的情感，是什麼？

嚐起來像愧疚。

「隊長……」。

我剛想問出口，卻被隊長用手勢打斷：「這不是你的錯。」。

「去吧，去座標 A32-H13。」隊長向駕駛員說。

「收到。」。

十分鐘，漫長的十分鐘，這十分鐘我毫無來由的愧疚更加濃厚，沒有人說話，所有人都表現的麻木，不、是平靜，他們感到平靜。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不再帶著對查理反常行為的害怕，唯一剩下的是無來由的愧疚。

最後，引擎聲戛然而止，我們下了車，這裡確實像一個撤離區域，路上都是堆疊整齊的防彈衣，兩側停放著這次作戰中的所有載具，包含一輛缺失砲台的步戰車，還有一輛焦黑的主戰坦克，兩旁的樹枝掛滿兵籍牌，以及.....

簡易的墳墓，共 11 座。

查科斯·切爾曼，中士。

威爾·海比根，下士。

哈什頓·曼徹斯特，中士。

威吉爾·曼徹斯特，下士。

比利·蕭，上士。

漢比威·切爾年科，下士。

比利·克靈頓，中士。

茉莉·陳，下士。

比爾斯·吉爾斯，中士。

凱威·哈孟雷德，上士。

還有.....

查理·桑吉爾斯，准下士。

每走過一座墳墓，每讀過一個名字，我的罪孽感就愈深，愧疚也愈加強烈。

最後，我來到了真相。

我想起來了。

我看見，六具沒有頭的軀體正圍著它們的頭顱環坐，我下意識的回頭望去。

但當我回頭時，除了查理，其他四位也在一瞬間失去頭顱，

它們搖晃著走過我的身側，與那六位一同坐下。

「我已經想起來了。」。

「想起來就好。」查理的語氣宛如湖面般平靜。

「我不只一次來過這個地方。」。

「你每次都會來，我們每次都會叫醒你。」。

「為什麼要抵抗『汙染』。」。

「因為這不是你的錯。」。

查理的頭顱在不知不覺間也消失了，他靠近我，用手指在我的胸口寫下兩個字。

『醒來』。

當我醒來時，我周圍都是消毒水的味道，伴隨有規律的「滴」，我睜開雙眼，我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我的老婆與兒子，還有一名醫生，他們用擔心的眼神看著我。

「我又來了，對吧？」我握住妻子的手說。

「沒錯，親愛的，我們都在。」。

說完，她與兒子抱住我，在這溫暖的擁抱中，我依舊能感受到來自我心中的，那微不可察的寒冷。

我從來沒有成功救下查理·吉爾斯，他在我的面前溺斃，他的父親在他的葬禮上卻告訴我說：「沒事的，不是你的錯。」。

麥克·布朗姆斯，我的隊長與前輩，在一次行動中我的步槍意外發生故障，他為了掩護我而犧牲，但他的家屬卻從來沒有責問過我。明明只要他可以完成那次任務，就可以退役返家了……

查理·桑吉爾斯，名字與查理·吉爾斯相似，他那時剛滿 22 歲，我們在軍中一同服役，他一直是個大有可為的年輕人。

但包含查理·桑吉爾斯在內的十一名成員，於冬季的哈爾科夫戰役，在一場由我指揮的作戰中，因為情報部的疏忽而遭遇埋伏，在得知增援最少要十五分鐘時，他們傳來了最後一段話：「長官，無須支援，此處陣亡十一人。」

我本可以依靠直覺猜到的，但我依舊相信情報部。

還有那六位平民，也是在那場令人窒息的戰役中，因為我選擇救下更多人而喪生的。

夢境中那場失敗的行動就是哈爾科夫戰役的縮影，可現實遠比夢境更加殘酷，漫天的炮火與曳光彈、散落四處的一個人、隊友含著血泡咕嚕出的遺言，早在那時，我的心就死了，連同著所有的一切被雪埋葬，只留天下一白。

那所謂的『汙染』，也只是我對自己施加的懲罰，我卑鄙的利用那些死去的面孔折磨自己，企圖讓自己的愧疚緩解，但不知怎地，他們在我的夢中仍抵抗著『汙染』。

我不是沒有想過自殺，但我還有家庭，還有身為父親的責任在肩上，我只能試著去學會查理所說的『多想想』，並在日復一日的惡夢中面對自己的過錯。。

許多年過去，在長久的沉悶中，時間終究沖淡了一切，我想了很多很多次，我已經不再做著相同的夢，只是在冬天，偶爾會望向窗外，看著白雪重疊我的倒影，思緒萬千。

得獎感言

感謝各位評審老師對我的肯定，也感謝老師與學長姊的鼓勵，這次的短篇小說讓我非常頭痛，熬夜苦思總共寫了三次，這是最讓我滿意的一篇，我也從此次的創作中看到了可以改進的問題，並且評審老師的建議也讓我受益良多，希望未來能寫出更加有深度，讓讀者更加驚喜的作品。

評審評語

敘寫戰爭場景，情節緊湊逼真。尤其對於創傷症後的處理掌握得宜，是一篇用心撰寫的作品。

一樁在兩難抉擇後留下心理折磨的戰場故事，寫出緊張的戰事氣氛與場景感，不錯的作品。

寫戰爭的殘酷無情，也剖析人性之脆弱與無奈，敘事生動。

阿公的草蟋蟀

排名：佳作
班級：四技多樂一乙
姓名：陳品翰

俗話說：「欲速則不達。」我的阿公是我認識的人裡最符合這句話的了。為什麼我會這麼講呢？請由我娓娓道來。

我的阿公是一個很傳統的阿公，那種一輩子認真努力工作、養活爸爸、姑姑、阿嬤他們，做任何事情都慢慢來，慢工出細活。對待工作、對待朋友、對待家人更是，是一個很有耐心、很慢郎中性格的人。

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經常會到阿公阿嬤家。在我的回憶中，爸爸媽媽總是匆匆忙忙地在處理工作的事，爸爸要處理客戶的電話，媽媽和奶奶在廚房做飯，而我就沒事可做，自己玩遊戲，自己在外面跑跑跳跳，或躺在沙發上什麼都不幹。等我遊戲玩膩了，在戶外玩累了，在沙發上無聊了，這時我就會發現：「對了，阿公不就坐在那裡嗎？我去找他好了。」所以我就會去待在阿公身旁，陪他看電視、陪他說話聊天，或是單純陪在他身邊，彷彿我是他的守護騎士一樣。

阿公看得出來我閒不下來，他就也會和我說他年輕時的趣事和事蹟。他會說一些他之前工作遇到的事啊，或是當兵時遇到的恐怖故事啊。但我對阿公印象最深刻的，其實是阿公他很喜歡編織草蟋蟀。

第一次看到阿公編出草蟋蟀的時候，我還覺得這個長得好噁心，還嚇到哭了。但後來我隨著阿公越編越多，做出不同造型和花樣的草蟋蟀後，也越來越喜歡看阿公編織草蟋蟀。看著他滿是老繭、卻又纖細又有力的指尖，一遍遍彎折、編織，直到他的手被葉汁染綠。阿公編的過程其實很平靜、很療癒，有一點 The Joy Of Painting 的感覺。而且阿公很厲害，不管用什麼葉片都可以折出來。阿公看我很喜歡，也會多編一隻給我。

小時候回阿公阿嬤家，除了可以出門玩之外，最期待的就是阿公的草蟋蟀了。

對於童年的我來說，草蟋蟀就是一個很新奇、很酷的表演和玩具，是我和阿公之間的橋樑，同時也蘊含著阿公的愛，和一種令人安心的陪伴感。

我還記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國小的時候，我們家家族旅遊。那次是我們的中秋烤肉大旅行，這次是我和阿公感情大升溫的一次旅遊。

我們到民宿的時候，大家都在驚呼：「哇，超大一間！哇，有游泳池！哇，有燒烤爐！哇，好快樂啊！」我們大家就抱持著這樣期待又興奮的心情，一間間參觀了整棟民宿。大家也在參觀的途中選好各自喜歡的房間，我選了一間有超大浴缸的房間，而阿公在參觀的途中，就一眼相中其中一間陽台剛好伸手就可以摸到椰子樹葉的房間。

後來，我在房間享受完超大浴缸之後，就開始和弟弟一起在民宿裡亂跑，直到我們跑到阿公房間。阿公就獨自一人坐在陽台，把正在奔跑的我們叫過去。他突然伸手把一大片椰子葉片撕了下來，把我和弟弟驚呆了。

阿公笑著要我們放輕鬆，試探性地問我們要不要學怎麼編草蟋蟀。這時，阿公手上還拿著他剛撕下來的超大葉片，正好閒著沒事的我和弟弟就馬上說：「好！」阿公就開始了他的表演。

他說了聲：「來，看清楚了喔。」阿公這句話的語調之平靜從容，讓我們兩個很自然地更認真聽。阿公繼續說著：「來，先這樣，再來這樣，把這裡從這裡穿過去……」他聲音平靜裡又帶點期待。

雖然我們兩個都有看沒有懂，阿公又多做了幾個步驟：「把這裡折起來，再把這裡和這裡交疊……就完成了！」我和弟弟在旁邊，就像個看到人類出門一趟就可以帶回很多餅乾的狗狗一樣，用著充滿無知和佩服的眼神看著阿公。

阿公看了看我們，就說了一句：「來吧，你們也試試看。」一邊說著，一邊把葉片遞給我們。我們就開始嘗試照著阿公剛剛的

步驟來做一次。從這邊穿過去、再穿回來，這裡折一下，那裡放一起——我們就各自做出了根本看不出來是動物的草堆。

相當糟糕，但我們祖孫三人都笑得很開心。說真的，編這比算微積分還難！這個下午是這次家族旅行我印象最深刻，也最開心的一段。

到了晚上，大家開起了營火晚會，有的人在烤肉，有的人在營火旁玩得很開心。我爸和大伯就是那個和小孩子們玩得很開心的人，而我和弟弟吃烤肉吃太飽，玩不動，就想去找阿公，再請他教我們一次編草蟋蟀。

找了一遍營火旁和烤肉區的飯桌，就是沒看到阿公的身影，最後發現阿公在一個大石頭旁。我們跑去找離營火有段距離的阿公，我們問阿公為什麼要坐在這裡？他說只是單純這裡好乘涼啊，還有這裡很漂亮。

這時，我們才發現阿公坐的位子剛好可以看到月亮。我們兩個就很興奮地跑過去看月亮，看到一半，我們請阿公再教一次怎麼編草蟋蟀。阿公重新這樣那樣，慢慢地編了一隻給我們看。

阿公也沒有催促，而是一步一步教我們：「對，就是這樣，慢慢來，不要急。」阿公的聲音溫和且穩定，我們動作也慢慢地從混亂變得平穩，慢慢找到感覺。不知不覺中，時間好像慢了下來。

我們三個就聽著營火旁大家的玩樂聲，聞著烤肉散發的香味，初秋的涼風很涼爽，讓我覺得阿公連找乘涼的位子都很厲害。我們就這樣享受著這美好的生活。

阿公還在要回房間洗澡休息前，又編了一隻草蟋蟀給我和弟弟，讓我們那個晚上在大浴缸裡玩草玩得很開心。

這一次旅行的重點不只是一次很快樂的中秋節，還是我和阿公的一次祖孫感情昇華之旅。

同樣是國小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家過年會去阿公阿嬤家。美好的中華文化：團圓飯，每年農曆除夕都會有一大堆人會到阿公阿嬤家。阿嬤會做超多超好吃、根本滿漢全席的料理，什麼火鍋

啦、佛跳牆啦、超奢華海鮮粥啦、烤雞啦，小朋友超愛——也就是我超愛吃的麥當勞啦！各式各樣、東西式美食都有，大家都會吃得超開心。重點是當天還會有紅包拿！

但是，這次的過年和往常的過年有些不同。我記得那年的年夜飯有些不同，時間感覺特別長。雖然同樣是除夕夜、同樣是看著眼前一道道的佳餚、同樣是美食的香味撲鼻而來，但原本應該開開心心吃飯的眾人，因為大伯喝太多開始發酒瘋，嘴裡念叨著工作上的不順心，情緒越說越激動。原本熱鬧的氣氛變得更「熱鬧」，從歡樂的氛圍演變成如同戰場的喧囂。

姑姑聽了也開始不開心地回嘴，爸爸則在一旁皺眉，阿嬤一邊安撫、一邊試圖讓大家冷靜下來。小孩們在旁邊不知所措地看著他們吵架。這時小孩子們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就去問了大人們：「這樣我還可以拿到紅包嗎？」聽到這句話，想當然耳，他們把我臭罵了一頓，罵完就繼續吵。

就這樣維持了大約……但就在這時，坐在主位的阿公突然起身。空氣凝結，大家都安靜下來，空氣中只剩下火鍋火爐的聲音。大家一同看向了突然起身的阿公，也許疑惑著阿公的行為，也許對於可能動怒的阿公感到害怕，也許在期待著阿公會對現況說些什麼。

但阿公什麼都沒說，什麼都沒做，就靜靜地走到客廳，坐在他最常坐的沙發上。大家都知道，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見到此景，阿伯、姑姑等人也都冷靜了下來。剛被罵完的小孩們也跑到阿公旁邊討拍。阿公見到我們，就很顯而易見地從原本不悅的表情轉變成寵愛的表情，一邊安撫我們說：「他們不給的紅包，阿公都給哈～」他溫柔的手摸著我們的頭，一邊帶著我們看電視，一邊包紅包。

大伯、姑姑、爸爸他們，在阿嬤的調停下，互相道歉認錯，並且答應不會再犯。像個小孩子一樣認錯，可能在阿公阿嬤眼裡，他們永遠都是小孩吧。現在想起來其實還滿有趣的。啊，那也是我們家的年夜飯最後一次出現酒這個飲料。

最後，這個不尋常的年夜飯，就在阿嬤的調停、阿公和孩子們的歡笑聲、大人們的和好下，順利收場了。

當時的我只覺得好神奇、好厲害，感覺好像只要有阿公在，這個世界就會平靜下來。但長大後想起這段往事，阿公的心態真的好強。在亂世中沉著冷靜的處事態度，連帶著他人的情緒都壓了下來。雖然，也有可能是我過度解讀，阿公當時可能只是不想理他們而已。

高二的時候，我也進入了一種可能是升學模式吧，很講究積極態度、效率效率再效率的生活模式。在這段期間，我回去了一趟阿公阿嬤家，那是在我考前大概一個月吧。我媽媽說可以回去拜小時候有保佑過的廟，雖然我覺得很沒必要，但是也沒有必要拒絕，我心想：反正應該是有拜有保佑啦。

在這些前提下，我就快速回去了一趟阿公阿嬤家。一回到家，就看到阿嬤站在門口等待我們的到來。在我下車的瞬間，阿嬤就到我旁邊問我：「啊你吃飯了嗎？會不會肚子餓？要不要吃東西？阿嬤煮！」真是經典的阿嬤三連問。我和阿嬤說了聲「我剛吃飽，不會餓」，就匆匆走進屋內。

進到客廳時，看到阿公坐在專屬於他的沙發上，可能是眼角瞥到爸爸的車開進車庫，或是早在阿嬤的靈魂三問時就聽到我們的聲音，阿公一臉期待地看向我們進來的方向。但我只是簡單打招呼，沒有特別聊天，因為我不想浪費時間，所以東西放完就直奔「聽說是小時候被保佑過的廟」裡拜拜。什麼點香、跪參拜等儀式，和阿嬤一起走完一套流程後，我完全沒感覺到有任何程度上的提升（除了身上都是香的味道，可能可以驅蟲之外），我就只想趕緊回家備考。

但在走之前，阿嬤特地去廟附近的餐車買了很古早味的大腸包小腸來硬塞給我吃，果真是「有一種餓，是阿嬤覺得你餓」。再次因為我不想浪費時間，所以我就把阿嬤的愛（大腸包小腸）帶到車上吃。

回到家後，看到等候已久的阿公。阿公看到我後，就把我抓過去想和我好好地聊天，但我當時一直用「我很忙」來當理由推託掉。結果阿公就直接闖進我房間，把幾隻他編織好的、幾乎可以說是完美無瑕的草蟋蟀放到我的書桌上。

我愣了一下，阿公才說：「我想和你好好聊個天，可以借一點時間給我嗎？」阿公就開始講了一個故事——「之前我在碼頭做修船工作的時候，經常想要趕快做完工作、快點拿到錢，讓家人吃得了飯，所以我就所有流程的工時都嘗試用一般的時間來做。當然，做完的時間是快了，但那段時間也是我工作完成率最低的時候。後來你阿嬤也發現這件事，就唸我太心急，做事要慢慢來。你阿嬤就推薦我去學一些需要緩慢且細心的興趣，我就因緣際會之下學到了草編。後來越編越有耐心，對工作的耐心也越來越好，工作的表現、業務也越來越好，才会有現在的我。」

阿公這樣說道，我到現在才知道原來阿公的草編技能有那麼酷的故事。講完後，阿公就把那幾隻近乎完美的草蟋蟀送我，讓我留做考前的紀念。

我雖然不可能聽了一段人生經歷就很徹底地改變我的觀念，但我的想法在當下確實有被震撼到。

我開始反思，一味追求效率是不是會讓我吸收到的知識沒辦法被消化，也開始思考阿公這種慢工出細活的人生哲理。回想了小時候我眼中看到的，那個我憧憬的阿公，就是這樣凡事不著急的心態，不就是我想學習的地方嗎？

在後來，可能就沒有可以學習的機會了。在我高三那年，阿公走了。

阿公在晚年因為身體老化和一些長期慢性病的折磨下，身體每況愈下。醫生也確認了，依照阿公的嚴重程度，差不多只剩半年至一年。最後半年幾乎失去了行動能力，每天只能臥床，看起來很痛苦。每次看到阿公這副模樣，我眼淚都控制不住地自己流出來。但阿公在臥床期間，還是很盡力保持精神狀態的健全，每

天堅持和護士之類的人聊天。每個家人有空的時候，也會到醫院探望阿公。雖然心情上都會有點難過，反倒是阿公看出我們大家的難過和不捨，還安慰我們：「人都是會離開的，好好地最後的時間陪我就好了。」

我們最後在安寧病房時，爸爸、姑姑、家人和親戚們，甚至我自己，都是趕著要做自己的事。不管是工作、照顧小孩，大家都是進去病房探望一下阿公就走了。

我們最後一次去探望時，我還記得那天天氣陰涼，醫院的空氣尤為陰沉。我和爸爸一邊擔心阿公的身體狀況，一邊討論著一些瑣事。

當我們走到阿公的病房門口時，我用盡可能有朝氣的聲音和阿公說：「阿公！我們來看你了！」但我和爸爸發覺，阿公好像有想要藏著什麼的感覺，但我們以為只是阿公在逞強，不想要離開我們。

幾天後，醫院通知我們，阿公早上該起床的時間都沒起床，就已經仙逝了。

我們大家紛紛放下手邊正在忙的事情，趕來醫院。在我們抵達醫院的時候，我們發現床頭有好幾隻草蟋蟀，阿公最喜歡編的幾種類型，數量剛剛好是所有家人各一隻。

後來，照顧阿公的護理師告訴我們，這是阿公在生前還有意識時說要編給我們的，還特地提醒護理師，要在他仙逝後才可以把這些草蟋蟀給我們。

大家在知道這件事後，想當然爾地都聲淚俱下。我當然也哭很慘。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經歷過親人離世，是一個非常不希望有，但隨著時間流逝是一定會有的初體驗。

我們都哭得太傷心，以至於第一時間並沒有發現那幾隻草蟋蟀有什麼特別的。是後來我回家平復好心情，在思念阿公的時候，發現這隻草蟋蟀已經隨著阿公的年歲，一起老化。

手藝已經不如前，但完全看得出是相當用心在編織的一隻草蟋蟀。每一道摺痕、每一撇彎曲、每一處的細節，都很完整地表

達了阿公想讓我們在世間留存這份記憶的心。

最後我想在阿公的世界裡一定有許多複雜且雜亂的聲音，但阿公用了一個很可愛的方式來處理內心的雜亂，我想這應該是我可以向他學習的地方，這個世界太大每天接受的資訊已經遠遠大於腦袋可以處理的容量了，所以找到一個像阿公的草蟋蟀就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得獎感言

今天從評審的回答中聽到一個很厲害的理念：

「你的人生經歷對你自己是有意義的，但對別人卻不是，要如何把自己的人生經歷賦予意義並讓他人感興趣，這是很值得學習的。」

這真的超強，讓別人對自己感興趣我覺得是世界上最難的事，學會表達自己的經歷、想法、態度並且讓別人認為是有意義的，這些是我最需要學習的

評審評語

投稿「散文」較合適。

文字質樸又靈動，將一位將草編蟋蟀當作人生哲理的阿公寫得迷人至極。

透過阿公編織草蟋蟀，寫阿公的處世哲學。具鄉土小說況味及小人物的踏實感。

假說

排名：佳作
班級：四技工管四甲
姓名：邱文貞

「爸爸，我不想再聽《小王子》了！」米米撅起嘴，不耐煩地看著爸爸，神情活像她媽媽。

吳叡看著女兒，忍不住笑了笑，眼中滿是寵溺。他知道米米並非無理取鬧，畢竟這週的睡前故事已經兩次輪到《小王子》，而今天才剛到週五。

「米米，你聽過王子和公主在海邊相遇的故事嗎？」

米米的眼神瞬間亮了起來，充滿期待，彷彿早已盼望著一個全新的故事。

望著米米那雙閃爍好奇光芒的大眼睛，吳叡心領神會。不待女兒答話，便輕輕開口，講起他小時候家喻戶曉的《小美人魚》。

「女巫警告公主，她若要獲得雙腳，除了失去聲音、承受劇烈疼痛，還可能...化作泡沫。」

隨著故事角色相繼登場，吳叡的思緒卻不自覺地從口中的浪漫童話抽離。

床邊的月光靜靜灑落，他順應著月娘的牽引，走向記憶深處——那裡藏著與童話截然不同的現實故事。

那一年，是他高三第一個學期的開始。

「把菸熄掉。」聲音突兀而直接，語氣毫不客氣。向來反應迅速的吳叡，竟然遲疑了片刻，才意識這話是對他說出的。

他皺了皺眉，轉過身。

「你住海邊嗎？」吳叡沒好氣地回道，語氣中帶著幾分嘲諷
「就算是，也管太寬了吧？」

說完，他懶懶地吸了口煙。

「真是夠了，今天已經夠糟糕，竟然還遇到這麼個管閒事的怪人。」他心中暗罵著。指間夾著的煙頭微微一亮，仿佛故意拖長了燃燒的時間。白霧自唇間吐出，像是無聲的挑釁。

女孩盯著那縷煙霧，沒有說話。她的眼神沒有他預期的不滿，

甚至連皺眉都沒有。

片刻後，她轉身往身後的浪花走去，短髮被海風吹得微微揚起，腳步不疾不徐，讓人幾乎察覺不到步伐間隱隱滲透出的不耐煩。

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鹹味，還參雜著些許的火藥味。

吳叡目送她的背影，眉頭輕蹙。

手機在這時震動了幾下——「到哪了？」

他和朋友們約好七點到興達港集合，距離此處不到十五分鐘的路程，卻莫名耽擱了。他沒有回覆訊息，只是迅速的發動摩托車，握緊油門，讓引擎的轟鳴聲壓過耳邊的浪潮聲。

煙草味與海水的潮濕氣息交織，如他心中理不清的情緒，蜂擁而上。

吳叡低低地「嘖」了一聲，將油門握得更緊，像是要甩開一天的不順心。

翌日，打掃時間。

「板溝沒有清，扣一分。」

吳叡低頭看了眼新糾察。

那倒人胃口的說話語氣讓他覺得耳熟。他的視線不經意地掃過對方放置在耳後的短髮，模糊的畫面依稀被喚起。

餘光瞥見登記本封面的姓名——蘇涵苑。

原來，昨晚那個「怪人」，竟然和自己同校。

回想起昨晚的交鋒，他合理懷疑她現在只是想找碴。不過，他可是三年九班的衛生股長，他並不打算拿自己維持的優秀打掃成績來換一口氣。

「負責的同學不小心忘了，我一定把他抓回來，盯著他擦的一塵不染。」吳叡晃了晃手裡的棒棒糖，語氣輕鬆，像在討價還價，也像是試探對方底線。

蘇涵苑不打算縱容眼前這個耍賴的人。這件事和昨晚的交鋒無關，她本來就是個追求公平的人。既然有人沒盡責，她就有理由要求補上，而不是放任這種疏忽被輕輕帶過。

「少來這一套，」她的語氣透著一股不容反駁的堅持。「分數一定得扣，但你還是得馬上清理。」

「行啊。」他咬著棒棒糖，語氣不再那麼漫不經心，反而帶著幾分不服氣。她那種不講情面的態度讓他很是不悅。

她沒有再多說一句，轉身走向教室另一側，檢查其他打掃區域。

直到放學鐘聲響起，吳叡都仍惦記著下午的戰役。

他一向不喜歡服輸，尤其是在這種細節上。心裡那點小小的倔強越燒越旺，像是一根還沒完全熄滅的菸頭，隨時可能被風一吹就重新燃起來。

輸了兩次。

這個念頭在吳叡腦海裡轉了一圈，提醒著他和對手間的不對等。他較勁，她看起來卻根本沒放在心上。

那根菸頭，終究還是迎來了助燃的風。

他很不喜歡這種被忽略的感覺，比直接的嘲諷還讓人煩躁。

他聯想到那些總是帶著輕視眼神或質疑口吻的老師——化學、生物、地理，哪一科都沒有人對他抱有期待。包括教務處主任在公佈違規名單時，都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他的學號，彷彿早已認定他無藥可救，不再指望他有所改變。

還有那個頂著中年禿、挺著啤酒肚的大伯。

家庭聚餐時總要邀正在美國唸大學的堂哥視訊，深怕那一點洋墨水不灑出來就沒人知道似的，恨不得攪得整桌都是動靜。更別提最近他們家新買的車和房，語氣裡的炫耀意味就像沒加掩飾的調味料，嗆得人作嘔。

伴隨著周遭同學迎來放學的歡笑聲，他的身體自然的從書包側邊摸出耳機並戴上，音量大的讓智慧手錶不斷震動，跳出紅色警示通知。

「長期重複暴露在此音量可能會損害您的聽力。」

他瞥了一眼，卻熟練又麻木地將提醒滑掉，連一絲猶豫都沒有。轉而看向錶上的時間——17:50。

如果沒趕上這班火車，就會錯過補習；而錯過補習，接下來的情節已演過無數次。媽媽會和他針鋒相對地爭吵，直到她使出必殺技「情緒勒索」。他便會沉默，不再解釋，回到那個她眼中乖順懂事的「孝子」模式。

今天，他格外渴望一點安靜與喘息。於是，腳步不自覺地加快了。

18:00。

「13 號請至 2 號診間。」

機器的叫號聲冷冷響起，好似點兵出征。

「這週過得怎麼樣？」醫師率先開了口。蘇涵苑的腦中不自覺浮現這兩天莫名對上的那個男孩——挑釁、嘴硬，卻又意外地讓她記住。

她嘴角微抿，只俐落地回答：「還行。」

她的腦袋隨即補充起細節畫面。他將棒棒糖轉著，語氣吊兒啾噹；還有昨晚那句「就算住海邊也管太寬」的話，其實有那麼一瞬間，她差點笑出來。

醫生觀察到她嘴角的變化，問道：「有遇到什麼特別的人或事嗎？」

這一次，她沒有立刻回答。診間裡淡淡的精油香氣尚未讓她卸下心防。

「昨天晚上，我恐慌發作了。」蘇涵苑的語氣顫抖，小心翼翼，像是擔心這句話會在醫生心裡換來一聲輕蔑的笑。

她接著描述，當時她一個人在海邊，她幾乎能預感下一秒就要崩潰失控。

「所以我想做點什麼來讓自己冷靜下來，結果...我竟然莫名其妙地去勸阻一個正在抽煙的人。」

醫生原先迅速敲打鍵盤的手明顯緩了下來，在病患眼裡，那是自己將被審判的前兆。

這樣荒唐的行為，她原本根本不打算說出口。這不就是親手把「延長拘役」的申請書遞給醫生嗎？正常人哪會幹這種事？但

她又轉念一想，會出現在這裡的，又有誰是所謂的「正常人」呢？

即便如此，她還是慌忙地補了一句：「我一說出口就後悔了，所以就馬上離開現場了。」前半句是真心的，至於後半句...其實沒有交代完整。

醫生那隻方才緩下來的手隨即又迅速敲起鍵盤，並一邊說道：「這樣主動跟陌生人互動是有風險的，下次盡量試著轉移注意力，避免衝動行事。」

他語氣平穩，繼續補充：「藥物的劑量暫時先維持不變，我幫妳安排下週同一個時段的門診。」接著，是一連串例行叮囑——多運動、多睡覺、曬太陽。

這些大家都知道有益身心的事，卻總在生活裡難以實踐。

回程的公車晃晃悠悠地前行，窗外車水馬龍。

蘇涵苑的視線落在玻璃窗上的倒影，腦中浮現昨晚那波光粼粼的海面。

她又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個男孩。

他的身高應該有一八〇，皮膚因陽光曝曬而顯得黝黑，眼神總帶著不服輸的銳氣，擔任著三年九班的衛生股長。

她不知道他的名字。這份未知像一層薄霧，反而讓人更難忽視那兩次短暫卻鮮明的交鋒。

「去海邊吧，就當作是獎勵自己今天看診。」她在心裡對自己這樣說。

語氣輕描淡寫，像是隨興起意的念頭。但她比誰都清楚，真正的理由是藏在話裡的期待，想著也許能再次遇見那個在煙霧與浪聲中闖入她視線的男孩。

下了公車，她靜靜地走向那處在網路上早已小有名氣的六角形消波塊群。

她不是在跟風。

事實上，直到最近她才驚訝地發現，這座她曾以為只有她能發現的「祕密基地」，早在陽光底下洩了密，成了網美和遊客口中的「打卡聖地」。

那些照片裡的消波塊，被濾鏡調得潔白無瑕，連浪濤都顯得乖順柔和，與她記憶中那片粗礪、倔強又有點頑皮的海岸線判若兩地。

「辛苦你啦。」她輕聲對身旁的消波塊呢喃，抬手拍拍它的棱角。接著她在熟悉的位置坐了下來，像每一次來訪那樣，穩穩地就位了。

不遠處的沙灘上，吳叡視線不經意地落在她身上。

他沒有認出那是蘇涵苑，只是一邊吞雲吐霧，一邊皺著眉，在心裡納悶：「這女生在幹嘛？在跟消波塊講話？」

他們的相遇純屬巧合。

他沒有她的那一點心思，今天來海邊，只是想暫時避開現實的風暴。補習班剛下課，模擬考成績卻糟得不像話，回到家只會被盯著唸。

他不想回去，不想那麼早回去。

煙霧在他身邊盤旋，他的目光始終落在那個坐著的女孩身上，不帶敵意，也談不上好奇，只是一種下意識的觀察。

直到風聲忽然變大了些，他被煙痰嗆得咳了幾聲。

這時蘇涵苑正好伸手把被風吹亂的髮絲撥到耳後，那聲咳嗽像一道低沉的信號，使她順勢轉過身，並隨著聲音望去。

她眯著眼，不敢太快確定。不過，那張臉的輪廓、制服下隱約熟悉的姿態，還有他手中那根依稀閃爍著的煙——全都拼湊成一個答案。

她又驚又喜，沒曾想心裡那一點期待，竟真的被實現了。

她沒有立刻走過去，而是像踩著潮水的節奏，反覆確認自己的動機。

她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讓自己這般分神。在診間時，在公車上，甚至現在。

蘇涵苑收回目光，低頭看了眼鞋尖，然後吸了口氣，像是給自己打氣般地說：「去吧。」

沙有些深，她的腳步踩在沙地上，發出悶悶的聲音。

吳叡聽見聲音，警覺地抬頭，視線對上她的臉時，臉上的表情明顯僵住。

「你常來這裡抽煙？」她的聲音聽起來平淡，卻壓不住其中細微的顫抖。

這樣主動的舉動違反蘇涵苑一貫的作風，也因此，她說出的每一個字，都像在攀一面岩壁，既緊張又渴望能穩穩落腳。

吳叡像是剛從某段神遊中被喚回，靈魂還沒完全歸位，嘴巴卻已經先一步接管了場面：「原來是妳啊。糾察小姐又來海邊巡邏嗎？」

她心虛地撇開視線，腳尖在沙裡畫了個小弧線：「我只是剛好經過。」

「剛好？」他挑眉，語氣裡多了點半信半疑。他原先預設的那套「她要來找碴」的防守說詞暫時收了回去。

正準備開口回她兩句調侃，卻被她的話給攔截了下來。

「昨天晚上對不起，我不是故意找你麻煩。」

她的聲音不大，卻像一顆小石子落進平靜的水面，激起一圈突如其來的漣漪。吳叡一時怔住，這句道歉砸得他措手不及。

他愣了兩秒，才慢半拍地回過神來：「蛤？妳說什麼？」

蘇涵苑沒有重複，只是輕輕地抿了抿唇，那短短一句話，彷彿已耗盡她所有的力氣。她像是好不容易攀上懸崖的邊緣，卻終究撐不住、鬆了手。

所幸，以血氣方剛的年紀來說，吳叡算是少數懂得「閱讀空氣」的少年。

當他確實接收到那句道歉的份量時，雖然沒說出什麼溫暖體貼的話，卻也明白現在不是追問或嘴硬的時機。

「晚上這裡的蚊子真是太多了，我的右腿都被咬了五個包！」吳叡揮動手臂，拍散身旁嗡嗡作響的蚊影，語氣轉得自然。

蘇涵苑微微一笑，順勢坐在他旁邊，輕輕拍了拍自己的小腿：「夏天嘛！」

他們沒有再提昨晚的事，也沒把這次偶遇看得多麼重大，只

是順著這片夜色，聊起彼此的生活。

他們從季節聊到寵物的日常，又談起平時聽的音樂和喜歡的書籍。蘇涵苑提到她經常翻閱的《小王子》，而吳叡則笑說自己對書興趣缺缺，但手機裡倒是整理了超過五千首歌，像座行動圖書館，只是換成音樂存檔。

浪花在月光下層層翻騰，拍打消波塊的聲音如同低沉的大鼓，為他們的對話不停打著節奏。

今夜，他們聊了很多很多。

彼此的世界南轅北轍，他們就這樣誤入了對方的星球，沒有迷路，也沒撞牆，反而找到一種說不清的熟悉感。

臨走前，雙方交換了聯繫方式。沒有多餘承諾，只是一種默契，好像在說：「之後，還想再聊。」

接下來的日子，他們偶爾會在走廊擦肩，在打掃時間交換幾句話。有時一個眼神就勝過千言，有時也會在深夜收到一張梗圖，或一句無關緊要的問候。

他們聊學校的課表，聊習慣、討厭的同學，甚至是哪一家火鍋比較好吃、洗澡都先沖頭還是先洗身體這種日常小事，也聊得興致盎然。偶爾，也會聊到比較不輕鬆的話題。像是討人厭的大伯、煩悶的診間，父母親期望的重量和那些沉在心底難以量化的酸苦。

漸漸地，她成為他重拾學習的動力；他則是她千瘡百孔後的一線生機。

他仍舊抽他的煙，她依舊按時赴診。日子沒有突然翻轉，但某些細節開始鬆動——如潮水不動聲色地改變了礁岩的輪廓，無聲無息，卻不可逆轉。

「你接下來還會來學校嗎？」吳叡趁著蘇涵苑檢查教室走廊時，低聲靠近，在她耳邊輕聲開口。他沒注意到，這樣的距離讓她的耳朵泛了紅。

今天是高三段考的最後一天，學校開放學測生開始請溫書假，準備進入最後衝刺。

「我要問過我爸媽，沒意外應該是請長假準備學測。」她回得快，刻意不對上他的眼神。深怕一不小心，就會暴露臉上的溫度。

吳叡沉默了一下，接著故作輕鬆地說：「那這樣，我們學測前就都見不到了耶。」他說得像是在開玩笑，語氣卻透漏著一股不甘心。

「我會到學校自習，手機也要被我媽收走，怕我分心。」他苦笑了一下，聳聳肩，「所以這陣子可能都聯絡不到我。」

蘇涵苑沒回話，只是指尖下意識握緊了手上的計分板。

吳叡看著她，眼神閃爍著一點猶豫，藏著什麼說不出口的東西。

人啊，總是想說得太多，會說的，太少。

終於，他像下定某種決心似的，緩緩開口：「妳學測結束那天...可以來『老地方』找我嗎？」

她的心跳咯噔了一下，抬起頭與他對視，眼神閃過一絲明顯的不知所措。那一瞬，整個世界都靜了下來，只剩心跳聲與遠方傳來的下課鐘響。

「好。」她輕聲回應，嘴角微微翹起。

吳叡看著她的笑，有那麼一刻，他幾乎想再說些什麼，但終究只是咧嘴一笑，輕聲道：「妳一定可以考上第一志願的。」

「你也是。你在學校要專心，別又偷偷睡著！小心到時候我考完了，你還卡在學校裡。」蘇涵苑眨了眨眼，語氣輕快，卻藏不住那股認真的期盼。

「我哪有那麼誇張。」他假裝抗議，笑聲卻不自覺放軟。

「那就說定了喔。到時『老地方』見。」蘇涵苑笑著後退一步，手指在空中比了一個「打勾勾」的姿勢，像是要把這個約定牢牢鎖住。

他們都沒有說破這是什麼，但彼此心照不宣地知道，這不是一個隨口的邀約。未來，仿佛會自然地順著他們想的方向前進，明亮、真實，且值得等待。

生活接著像是按下了快轉鍵。

課表被複習題和模擬卷填滿，自習教室裡不再有耳語和打鬧，只剩筆尖摩擦紙面的沙沙聲，還有偶爾響起的咳嗽與嘆氣。

蘇涵苑請了長假，每天往返自習室與圖書館。她認真計時讀書、記下錯題，連夢裡都在默背英文單字。

吳叡則繼續留在學校。手機被媽媽收走後，他偶爾在課餘時抬頭看窗外發呆。因為不能聽音樂，他只好哼著旋律，讓節奏替代那些煩人的公式與定律。

他們沒有聯絡，卻都沒有忘記約定。

一月中旬，天氣轉涼。

學測考場內，蘇涵苑一題一題地答，卻浮躁地想著那個揮手拍蚊子的少年模樣。作為文組的她，考試比吳叡晚一天結束。當她終於放下筆，深吸一口氣，抬頭望向窗外那片蔚藍的天。

「今天，老地方，他說會在那裡等她。」

她幾乎小跑著離開考場，換了衣服便直奔約定地點。

熟悉的鹹味撲面而來，她很快找到了他們總並肩坐著的六角形消波塊。她的目光不停地掃視四周，期待在某個瞬間看見那道熟悉的身影。

然而直到九點整，吳叡卻仍未出現。

「可惡，就該把時間說清楚才對…」她輕聲抱怨，但語氣裡沒有太多失望。她相信，他只是來晚了。

她隨即仰起頭，像往常一樣朝月娘打了聲招呼。舉起手機，小心翼翼地對準天空，想要記下今晚美好的月色。

正準備按下快門時，「吳叡」的來電通知突兀地佔滿了整個螢幕。

她心臟猛地一緊，手指在空中懸著沒動，緊緊盯著那熟悉的來電顯示。

愣了幾秒後，她擦了擦掌心冒出的汗，指尖顫了一下，才劃過螢幕接起電話。聲音出來之前，她甚至先咳了一聲，讓自己聽起來不那麼緊張。

不過電話那頭傳來的，卻不是那個她熟悉的少年嗓音。

「你好，我是吳叡的媽媽。」

蘇涵苑原本揚起的語尾突然收了回來，連帶著整個人也緊繃了起來。

「您好，阿姨。」她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

下一秒，她便被劈頭蓋臉地責罵。

「你怎麼能讓我兒子分心？早戀什麼的，不好好讀書，學測考不好怎麼辦？」阿姨的聲音高亢刺耳，仿佛兒子出的任何一點錯誤，都需由她這個「不小心」闖入的女孩負責。

電話一旁的吳叡，焦急地喊道：「媽，別這樣！」。他清楚母親的脾氣，知道這些話會像刀子一樣刺進蘇涵苑的心。

他的聲音穿透了蘇涵苑的思緒，彷彿一根尖銳的針，刺破她心中勉強維持的安寧。她感受到吳叡的拉扯與焦慮，這讓她再也無法故作鎮定。

電話那頭的吳媽媽顯然沒料到兒子的反應，她頓了一下，隨即怒火中燒。「你怎麼跟我說話呢！」媽媽的情緒爆發到極點。

接著，她將全身的怒火都集中在了蘇涵苑的身上。

「家長辛苦工作繳錢就讓你們談戀愛的嗎？妳看看吳叡被妳影響成什麼樣？之前怎麼敢這樣和我頂撞！」

蘇涵苑的心頭一陣重壓，幾乎無法再聽進任何的話語。是啊，她怎麼那麼沒有用呢？她不該出現在這樣的位置，讓吳叡受夾擊，讓他難堪。

她覺得自己總是讓情況變得糟糕，帶給身邊的人無止盡的麻煩。深重的自責感，再也壓抑不住。

「我不是故意的……對不起。」這句話她只無聲地對著海說。她知道，即使真的說出口，可能也沒有人聽見。

電話那頭的爭執還在繼續，但她的世界已經靜了下來。

蘇涵苑悄悄掛斷電話，蹲下身。她把臉埋進消波塊中空的洞口——然後，她再也忍不住了。

哭聲洶湧而出，如洩洪般爆裂。她一邊顫抖著說話，一邊哭

得語無倫次，對著那毫無回應的水泥洞口，瘋狂傾訴。

「對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對不起.....」

她的聲音迴盪在狹小的洞中，變形、破碎。

原本規律的浪濤聲此刻變得狂躁無比，像是在回應她的崩潰，或是在掩蓋她的痛苦。浪潮一次次拍打過來，嘶吼般地將世上所有無解的痛苦吞進肚裡，再化作浪尖的白色泡沫，帶著無聲的哀鳴四散落地。

夜已深，海風逐漸平息。

蘇涵苑終於站起來，雙腿發軟，像剛學走路的孩子，踉蹌地離開了海邊。

回到家，她拖著沉重的疲憊，輕手輕腳地往自己的房間前進。

一進到房間，她從書桌抽屜拿出表姐給她的 18 歲「成年禮」——伏特加。

她從沒喝過酒，以前總笑著說「怕苦」，可這一夜，她毫不猶豫地喝了第一口。伏特加像火一樣灼燒著她的喉嚨，她咳了一下，卻沒有停。她只是一直喝，一小口接一小口，像是在懲罰自己。

她身體的代謝本就遲緩，幾分鐘後，整個人開始發熱，皮膚泛起斑駁的紅，脖子、手臂、臉頰都浮出了細小的酒疹，癢得令人難受。

她的頭有些昏，視線落在窗外那輪靜默的月娘。

蘇涵苑盯著它出神，對著它許道：「月娘啊，我呀...好想...好好睡一覺。」

她的手開始在桌上摸索，終於摸到那個白色藥盒。裡面依序擺放著白天、緊急與睡前的藥，格格分明。

睡前那格放著小小的紫色藥片，它靜靜地躺在裡頭，看起來如此無害。

這顆藥，實際上是需經醫師處方使用的四級管制藥品。若與酒精一同使用，將大幅提高過度鎮靜，甚至呼吸抑制的風險。這並非一般的副作用，而是極其危險的交互反應。

蘇涵苑現在迫切地想要睡一覺，她的頭腦一片迷糊，想不起

任何警告。

她決定，明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找吳媽媽道歉。這樣，或許吳叡就能下得來臺了吧。

不久後，藥效逐漸發作。

當她漸漸昏睡過去，她的呼吸變得紊亂，心跳緩慢下來。

救護車的聲音劃破夜空，心電圖在急救室裡來回跳動、又慢慢趨平。

直到最後——

吳叡頓時驚醒。

他身邊沒有聽著故事的米米，更沒有蘇涵苑。

這場夢中夢讓他背脊一片濕冷，汗水與淚水交織，把上衣悄悄浸透。

他緩緩坐起，在床邊靜坐了很久，花了一點時間才將現實與夢境分開。

他彷彿還能聽見那道急促又緩慢的心電圖聲，從遠方穿過層層夢境傳來。

吳叡走到陽臺，抬頭看向夜空。月娘可真過分，他心想，竟號召滿天星斗來偷窺人間，討論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笑話。

他下意識地掏出香菸，點燃。煙在指尖亮起微光，他卻在嘴邊停了許久，沒有吸下第一口。

「蘇，今天是你 27 歲生日。」他低聲說著，像講給遠方的人聽。

「我還記得你說過，想在 30 歲以前看一次極光。」他的嘴角微微揚起，那不是笑，而是某種用盡力氣才撐住的念想。

「知道嗎？12 月去冰島的機票其實沒有你想的那麼貴喔。」他輕笑了一聲，苦澀卻溫柔。

「今年就去吧？」他望向夜空，像是在等某個遲來的答覆。

有一顆星，忽然閃了兩下，彷彿遲疑地眨了眨眼，又迅速隱沒在夜幕中。那微光輕得像呼吸，卻在他心裡投下一陣漣漪。

他眼神一震，呼吸也跟著慢了一拍。「...我知道了。」他的眼

角微微泛紅。

吳叡將菸緩緩按熄在陽臺邊緣。像是輕輕告別了一段習慣，也一併放下長久以來的苦楚。

「晚安了，蘇。祝你生日快樂，天天快樂。」

他的語氣輕柔，隨浪聲飄散在夜色深處。

得獎感言

《假說》是我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

回想大學四年的緣分，我常想像某些人如果早點相遇，會不會更好？於是有了這個故事——演繹可能的錯過。對吳叡來說，米米是假說；對我而言，《假說》本身就是假說。它是悲劇，而現實是幸運的。希望藉此提醒自己，每場相遇，本就自有其時，來得恰好。

評審評語

敘寫青春年華一段邂逅與來不及發展成熟的感情，文筆雋永，結構有致，情感亦見真摯。

一個浪漫悲傷的愛情故事，手法節制，耐人尋味。

校園戀情故事，敘事生動，語調俏皮。結局落入窠臼。



The 10th STUST Literature Award

影像故事組

首獎 — 平凡而不平凡／李立璿

貳獎 — 那刻，我／羅筠涵

參獎 — 鯉・別／林于萱

佳作 — 以母為音／韓守惟

佳作 — 努力追夢，輪椅男孩／林育丞

佳作 — 有你在的地方／呂祐馨

平凡而不平凡

排名：首獎
班級：夜四技休閒四甲
姓名：李立璿



天才剛亮，轉角小巷裡，縫紉機已開始規律地運作，燈光下，針線來回穿梭，細碎聲響像是清晨最早的低語。市場裡則早已人聲鼎沸，攤販熟稔地擺放蔬菜、削皮、整理秤重，顧客提著購物袋穿梭其間，嘴裡不時喊著價格，叫賣聲此起彼落。她在燈下的專注，與外頭的喧鬧形成強烈對比，一靜一動，構成生活中最尋常卻最動人的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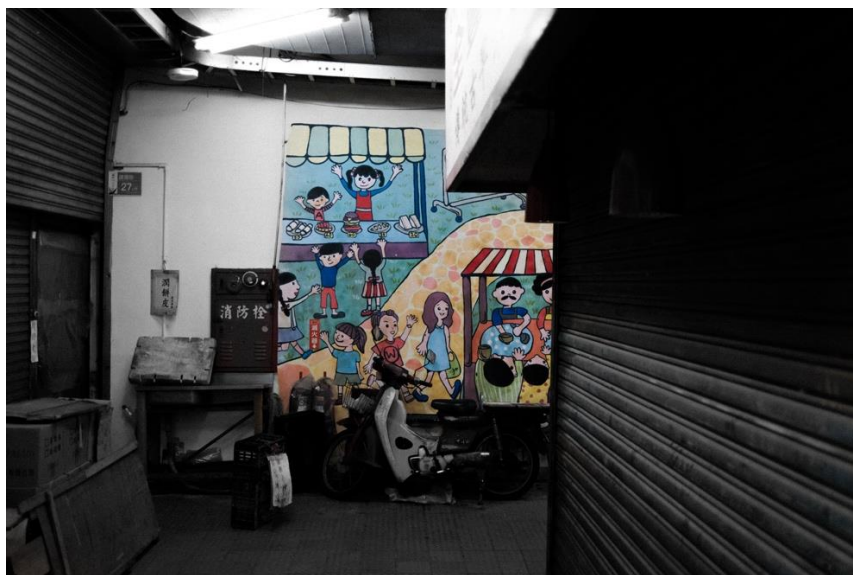
那些麻布袋是這片早市日復一日的見證，空氣中瀰漫著一種無聲的陪伴感；笑聲與吆喝聲交織成一幅動態的生活畫，那是一種集體的默契，不需邀請，也不需理由，他們在這裡交換彼此的故事與寂寞，一場沒有明確主題的社交聚會。



工人們輕鬆、愜意的點了根菸，聊著工作、家庭或什麼都不聊，這些瞬間看似微不足道，卻蘊藏了城市中最真切的溫度。從清晨的忙碌到午間的放鬆，情緒在不知不覺中遞進，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呼吸方式，而這座城市，正靜靜地陪著他們一起過日子。



轉入一個小巷裡，一幅童趣盎然的壁畫在黑白的街景中突兀地躍然眼前。孩子們舉著手、笑著叫喊，五顏六色的畫面仿佛提醒著人們，這些繁忙與勞碌的背後，也曾有過一段無憂的童年時光。那是一種情緒的轉折——從現實的疲憊與習慣，過渡到回憶中的明亮與單純。



待叫賣聲漸息，市集漸漸散去，那針線的節奏與市集的餘音仍在心中迴盪。生活雖平凡瑣碎，卻因這些聚會與問候閃著微光，靜靜構築出我們熟悉而珍貴的每一天。

得獎感言

這次能獲獎，是意料之外的驚喜。創作過程中，我反覆推敲每個字句與影像間的關係，也掙扎於如何誠實面對自己的情感與記憶。這份作品凝結了我對生活的觀察與提問，雖然只是一個瞬間的靈感，但也是一段時間的生活體驗累積而來。感謝自己長時間對身邊的事物下很多註解，即便大多是沒意義的，但只要有一次是成功的，那便是永遠。

評審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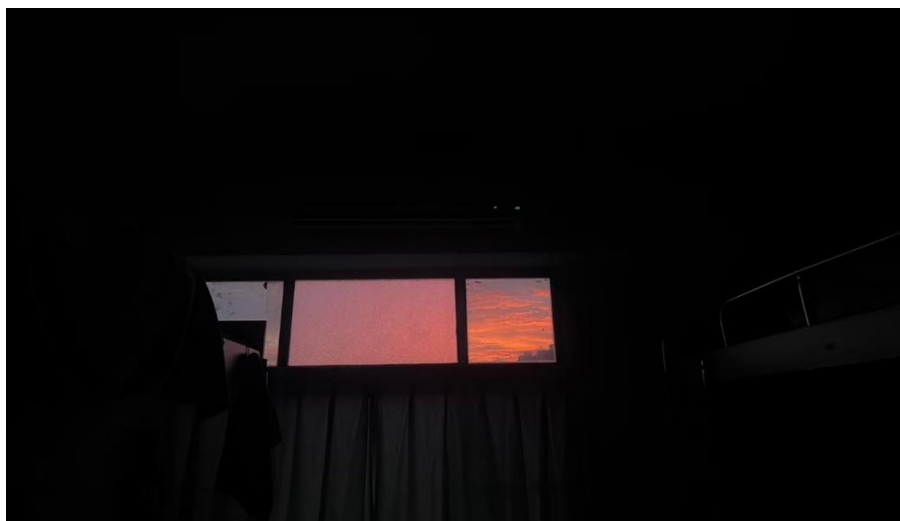
黑白影像捕捉市井百態，文字細膩刻畫平凡日常，流露人情溫暖與生命力。

以細膩的筆觸與詩意的語言，捕捉都市清晨的日常光景。從縫紉機的低語、菜市場的喧騰、工人的煙霧與笑語，到童趣壁畫的突現與市集的散去，編織出席民生活的切片。文字節奏流暢，層次分明，情緒推進自然，彷彿聽得見聲音、嗅得到氣味，見得著那些被陽光斜灑的微小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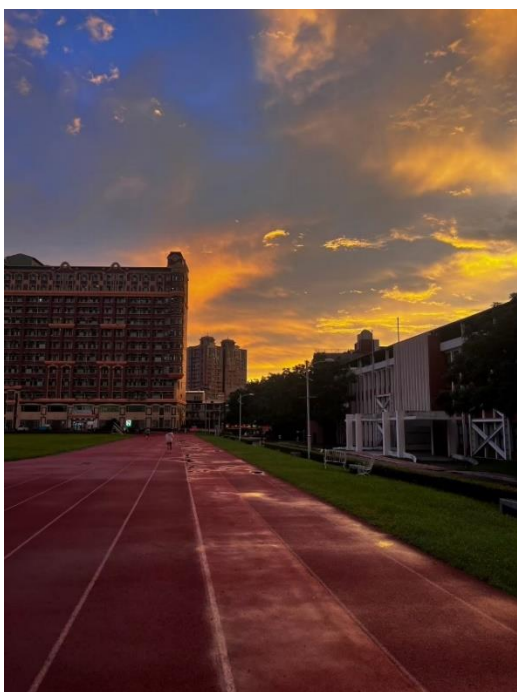
少見的地方書寫作品，主題性強，帶我們將身邊習以為常的景物帶來另一角度的見解，心情與景物互相呼應，連結自然不生硬，攝影構圖平穩，一眼帶出主題，抽色的手法如果有更多暗喻意象就更加分了。

那刻，我

排名：貳獎
班級：四技財金一甲
姓名：羅筠涵



開頭是徹夜未眠，窗框是天色的拍立得，為新生活的未知揭幕。游牧成性的旅人望著教育的窗櫺，機運的牢籠窺見曾翱翔的天。室友深眠，群居的不安總是騷動。



過道的雨後是嶄新的，澄黃的暮色成為主調性，近似家鄉的溼度萌芽，滋長到來時就不適應風土特性的靈魂。日日悶燒的初秋陌生，人影還未蔓延，是一天將盡的四分休止符，過度下個無調性樂章。

鐵軌分割兩區，顧名思義的命名方式；絮狀的雲朵是逃離羽絨制品的絨毛；高溫沒熱暈思緒，為了覓食還是毅然決然地走向「大橋」的另一端。

事實證明，水土不養我這方人。

在每日往返的角落找尋靈感，嫩綠的生命力讓我產生同病相憐的錯覺。怎麼在各種不能左右的規序縫中求活？忍不住討厭那些磚，又厭惡它長在非死即傷的地帶，等待被人為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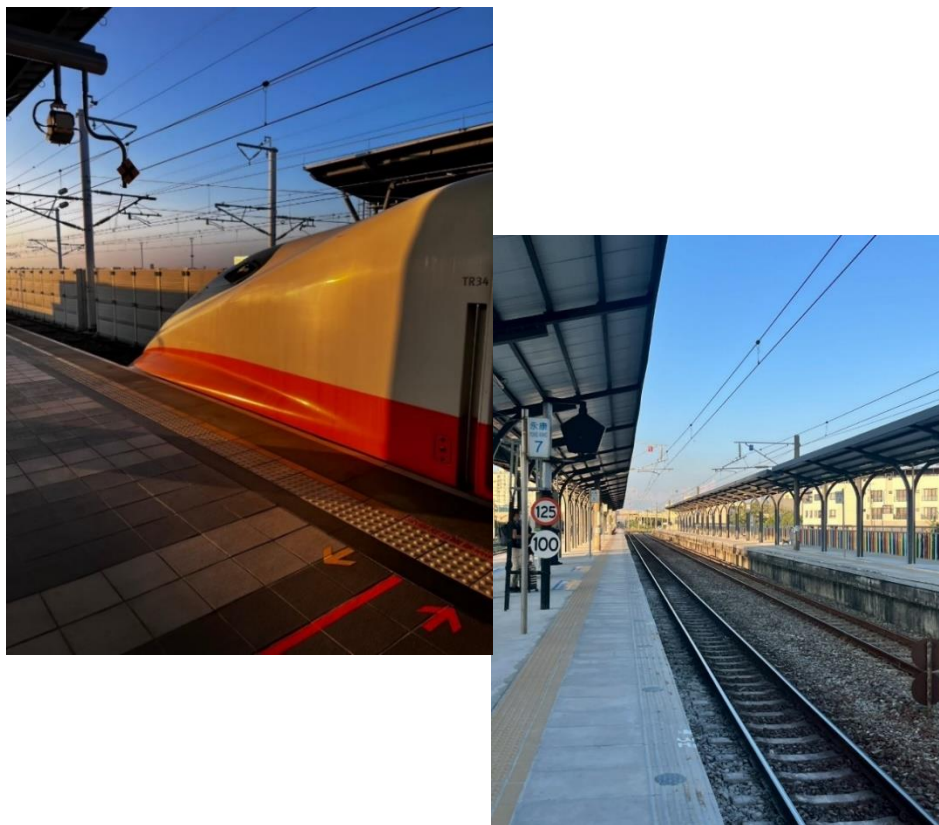


我喜歡望天，期待飛鳥，人造的也行。天井的結構拽回北部的擁擠，一片是多少人終其一生的眼界？

我僥倖的曾銜著畫筆而去，傾心幅員醉人的藍，但我此刻身
在哪？心在哪？



計畫性出逃，一訪再訪。無意識的構圖，揣上不願打擾的溫
柔，感慨此刻幸福有了參照物；收藏美感的地方，收納盒必定精
心設計，好像懂了建築所註解的美學。



我在晨光中南下踏著午後的行板北返，雙向的交通工具都能帶我回家；這裡如大家所言的慢活但並不適用在我，那是好事吧？至少我遵照每一張票面的歸期來去，未必相別，重聚無關歸期，再見，就是世上最令人動容的浪漫。

那日，初次見面。往後，好久不見。

得獎感言

這篇嘀嘀咕咕有被光照到的溫柔，因被欣賞而不再刺痛。在深邃與苦刑之間，感謝欣賞這篇沒有明確連貫性作品的評審老師，也感謝淳美老師的鼓勵。

往後，我會賦予自己疏離的恩典，造化隨順；每一次輕盈的逃亡將有落腳之地。

評審評語

光影捕捉細膩，文字流露漂泊心緒，孤寂與尋覓交織。

以細膩語言書寫遷徙與適應，疏離與敏銳的觀察交織，文字充滿對空間與氛圍的詩性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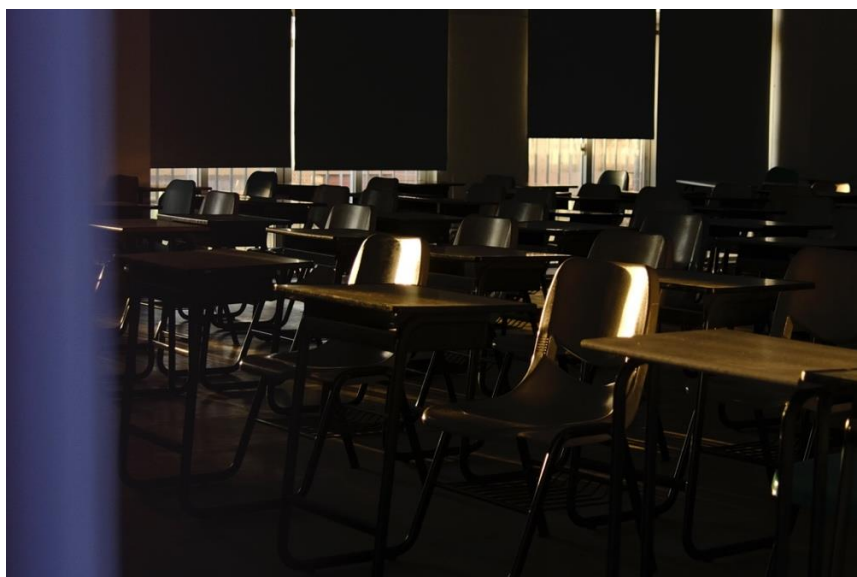
構圖帶來一些意象，與文字搭配得宜。

鯉・別

排名：參獎
班級：四技休閒四甲
姓名：林于萱



喀嚓，喀嚓！清晨的光，透過縫隙灑進窗來，我按下快門，記錄熟悉的建築靜靜矗立的模樣。那紅磚與窗格，在日光中閃著溫暖的光芒，一如母校四年來無聲的陪伴。這張照片，是一個起點，也是倒數的開始。我知道，屬於我的大學時光，正緩緩進入尾聲。



走進教室，光線斜斜灑在一張張空椅子上，映出金黃的剪影。我按下快門，凝視那空無一人的教室，彷彿能聽見昔日同學談笑的聲音，彷彿每一個座位都還留著我們青春的體溫。那是我們曾經努力、困惑、笑著哭著的地方。照片裡的靜止，卻在心中激起萬千情緒。



在水一方裡，那隻白鯉魚游得特別鮮明，與一群深色魚群形成強烈對比。我舉起相機，它的眼神直直地望著我，那一刻，我理解自己一路走來的堅持與選擇。我不再只是

跟隨潮流的影子，而是成為了那條勇敢向前的魚——用影像說話，用教學傳承。這是母校給我的力量，是我成為攝影師的起點。



謝謝妳，親愛的母校。是妳讓我從迷惘中找到了方向，從一名學生，成為會說故事的攝影師，也成為願意傳承的老師。在妳無聲的陪伴與灌溉下，我學會了觀察、思考、感受與表達。妳讓我相信，只要用心，每一個瞬間都值得被記錄，每一個夢想都值得去追尋。



轟隆，轟隆！北上的長途列車緩緩前進，這一刻，我不再是逃離，而是奔向理想的開始。我懷著感謝與信念，繼續前行。南臺，再見了。感謝那片紅磚與窗格後默默守候的日子，讓我在未來的路上充滿能量！我依然用影像捕捉光，用心點亮人。



得獎感言

四年大學，說快也漫長。去年的畢業典禮，彷彿預演了我今年、2025 年將畢業的心境。這次得獎，是對自己的肯定，也是一種鼓勵。畢業不是結束，而是轉捩點，是另一段旅程的開始。未來或許充滿挑戰，我期待某天再次翻起這篇文章，仍能記住這份感動與這股支持我前行的力量。

評審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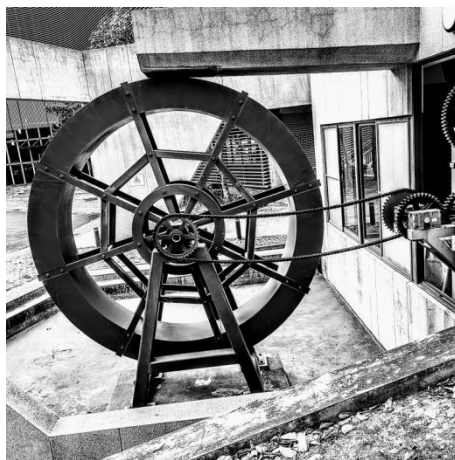
語言溫潤內斂，像是對話、像是日記，將離情與成長交織在一起。尤其白鯉的意象極富象徵意義，映照出主角從「隨波逐流」到「堅定前行」的自我定位轉變，成功將個人成長、攝影、教育與夢想緊密連結，深化了作品主題。

攝影技巧成熟，主題明確，主題的雙關運用巧妙，如果故事性更強，帶來一些挫折或攝影路上過程的心得，就更能觸動人心。

以母為音

排名：佳作
班級：碩專財法二甲
姓名：韓守惟

落葉啊，你是宇宙寫給大地的詩句。



彼日，這段文字被朗讀著，默默站在晶瑩的神桌前是我，崎嶇的搖籃曲輪廓歲月的章節。剔透的斑駁、澄澈的心跳、遺略的碎片，依憑光影構築的筆墨，徐緩地呢喃褶皺的語彙，漫思念的呼喚，隨侍輕雷、濤沙、繆泥的節奏，摹寫民謠般的聲律。



看著神案上的字名是我，若有似無的哲理，馥郁的漂灰 抑揚頓挫的呼喚，宛如汪洋野渡上，彼幅扁舟橫互的身影，或許這一生這輩子，往後餘生，雖僅僅是三言兩語的扉頁，卻始終有峻嶺崇山的隱喻不斷定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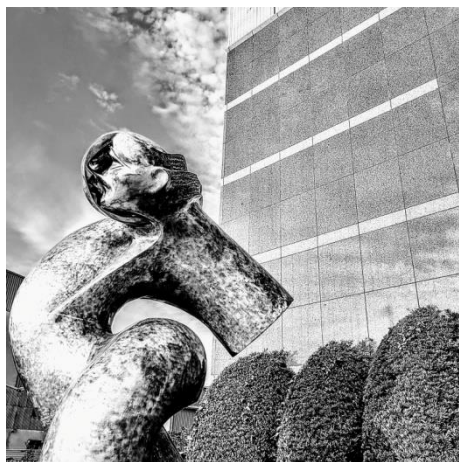
此後能否有個人，有一個人，會向無名氏的波海丟入莫名的石塊，陳述何謂盛綻的信仰，燦耀使命的尾韻，進而構辭擦肩而過的漣漪，平仄眾神棲宿的年輪，冉冉地蛻變成聿懋的森林，輕盈化淨的質地。



自此我想像著，一次一次一次次，當記憶開始被回憶著，靜止的潮汐仰望擱淺的花季，走過的朵雲遂拎起遠方的浪花，時光的縫隙惦念骨瘦嶙峋的風沙，傲然的萎凋、青苔的光紋、未竟的枝桠，關於母鄉起承轉合的鄉音，母親的字體母親的敘事，逝去的意象依舊無法佔據，時代所鐫刻雋聚的腔調。



母親啊這段朗讀的文字終被沉默按下了靜音；有人，齒牙動搖視茫髮蒼舉棋不定的少年，始終佇於晶瑩的神桌前，悠徐地曲調祝禱，枝桠似的葬歌。



得獎感言

很榮幸獲得第十屆南臺文學獎的新詩獎和影像故事獎，謝謝總召、評審、工作人員的付出。第十屆是極具紀念價值的一屆，在各方面的感受上，都有著文字無法形容的美麗；深深感謝。

評審評語

黑白影像富詩意，文字凝鍊深沉，追憶母親，情感綿長悠遠。

透過對母親、語言與故鄉的追憶，展現時間無情流逝卻無法抹去的感情，觸動那些在繁忙生活中遺忘的細節。

文筆華美，照片配合文字展現意境，只建議在詞藻底下如有更深刻的主题見解，能令人更印象深刻。

努力追夢，輪椅男孩

排名：佳作
班級：四技資管四丙
姓名：林育丞

有一個男孩，從小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籃球員，但是他天生缺陷，沒辦法走路，慢慢越長越大，這個夢想開始成為他遙不可及的夢想之一。



他來到了一個圓環，這個圓環有很多路口，自己非常地困惑到底該選哪條路。

這時圓環中間一棵大樹開口講話，問這位男孩，你的路在哪？男孩失望的說：我不知道，我想走的路對我而言我做不到，大樹就說：傻孩子，如果你現在放棄的話，那就是一輩子放棄了喔！這樣你覺得值得嗎？你甘願嗎？

男孩不甘願，但又沒自信，大樹接著說：我在這裡觀察過很多人，看過其他人放棄了自己夢想的路，但他們過了一段時間後，會回到這個路口，後悔當初的選擇。孩子啊 不要為自己的人生選擇後悔好嗎？即使在艱難，再苦，也要拚進夢想！



於是男孩這一次卯足了幹勁，他不想讓夢想成為遺憾。為了夢想開始做準備，開始認真練習籃球，即使路再狹小，總會透出一道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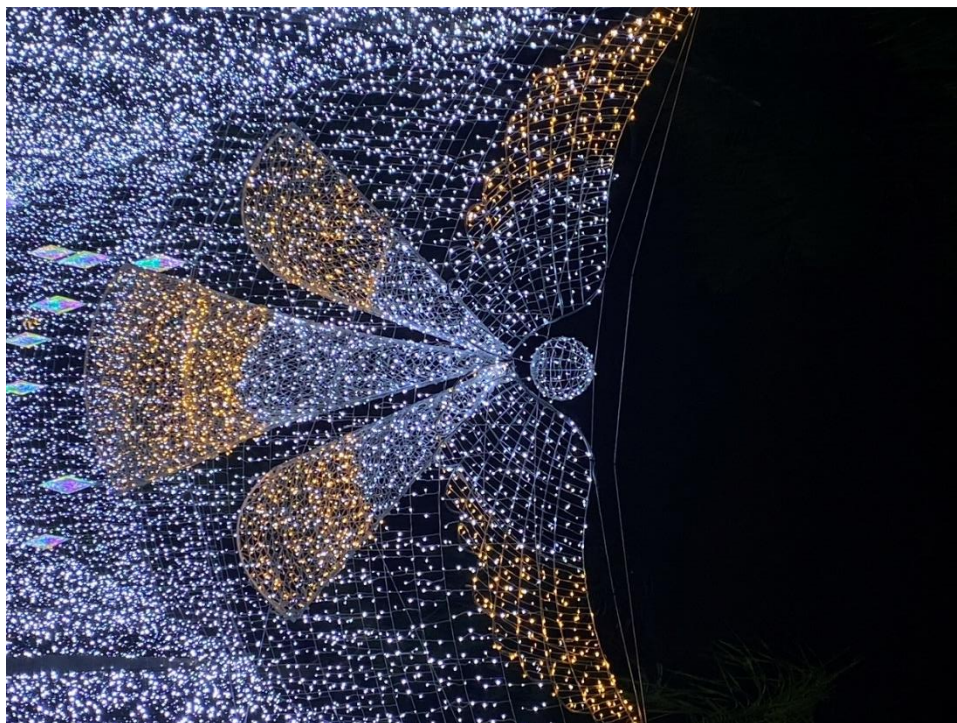
在經過數年的時間練習後，男孩參加了輪椅籃球奧林匹克盃的國際賽事，在上半場因為自信不足，認為自己打得不好，於是上半場落後別隊一大截。



休息時，他的隊友一起鼓勵了他，讓男孩重新燃起信心，隊友告訴他：你的夢想就在眼前，讓我們一起努力，一起拿下這一次的冠軍！



男孩開始找回了自信也開始信任了隊友，逐漸開始在球場上發揮。



最後，男孩和隊友們齊心協力，逆轉了整個比賽，並獲得第一名。這一刻，男孩明白夢想的實現並不容易，但只要敢於面對困難，心中那個天使就會帶領自己走向光明。

得獎感言

能夠在第 10 屆南臺文學獎中獲得佳作對我而言是一份莫大的肯定與鼓勵，這篇作品的靈感是在台南美術館看到的一個作品，即使身體受限，卻不願讓夢想止步，他雖然不能夠行走，但還是下定決心，選擇用輪椅奔向夢想的籃球場，故事中的大樹、圓環及分岔入口，其實這是我們人生中某個階段，感到迷惘、徬徨甚至是懷疑自己。但只要不放棄，堅持以及努力，夢想總會找到出口。

感謝評審老師們看見了這份作品，也感謝主辦單位提供了這樣一個舞台，讓我有機會可以透過文字去闡述我內心的想法，這不只是一場比賽，而是我夢想旅程中的一個跳台，一個肯定自己的跳台。

評審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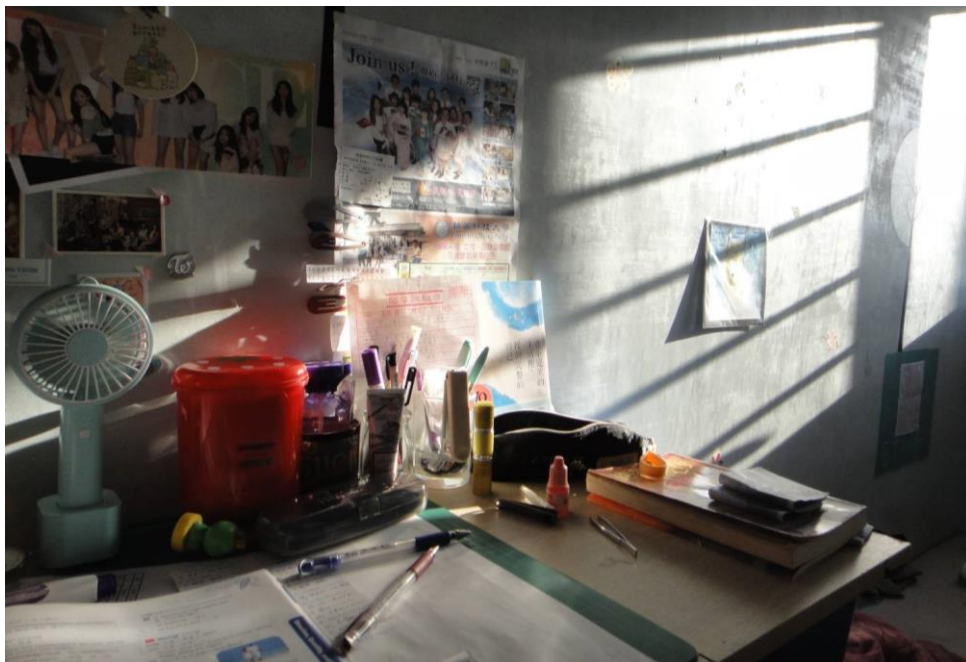
運用特寫的魅力，清楚聚焦，增加故事鮮明度。

特別的故事切角，但故事編排過於宏大，不適合在短文發揮，稍微可惜。

有你在的地方

排名：佳作
班級：四技行流一甲
姓名：呂祐馨

家・用功的地方



因為床就在旁邊，十次有九次讀一讀都會變成在床上讀書，讀不下去時，就會開始東摸摸西摸摸，整理書桌、翻翻抽屜，看看外面的天空與街景。

家・午餐過後的客廳



是一個在平常不過的下午。吃飽後，剩菜用菜罩蓋住，大概兩點左右，外婆和麻麻會去睡午覺，而我跟姊姊，我們會安靜的玩大富翁、拼拼圖或是去樓下的遊樂場找其他小朋友玩，度過這個再平常不過的下午。

家・家庭主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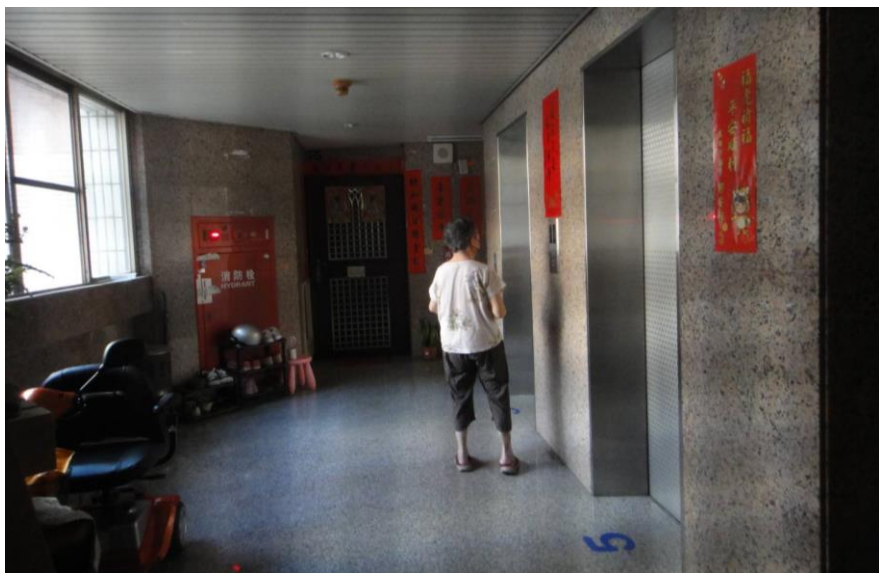
今天晚上吃什麼？外婆早上 7、8 點出門前都會問我。隨便，這是一個最爛的答案；糖醋排骨，外婆的拿手菜；炒粿條，外婆的美濃家鄉菜。晚上五點，你會看到媽媽跟女兒在廚房忙進忙出。誰說一個廚房容不下兩個女人，我看她們相處得不錯啊。

家·茶餘飯後



母親節快到了，我們吃飽坐在沙發上拿著小七的蛋糕廣告。看到一家水果百匯感覺不錯，上面有新鮮水果，內餡是檸檬奶油、布丁，感覺很清爽。果不其然，大家都說好吃，我和外婆的眼光真不錯！

家·好東西要分享



外婆正要搭電梯分享她剛榨好的綜合果汁給樓上七樓的楊婆婆，有時候不睡午覺，就會在楊婆婆家待一整個下午，到了晚餐時間都還不回家。這時候我會稱呼她「野老人」。

家・外婆



外婆，是我們家的核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讓外婆存在在自己心裡，好像不曾消失；而我，是她曾經在這世界燦爛過的證明。自從你離開後，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有你在的地方，讓我有歸屬感；有你在的家，才是家，它會永遠存在在我心裡，永不消逝。

得獎感言

在國文老師的說明下，才知道學校有舉辦文學獎這項比賽，起初是抱著國文老師說參加會加總成績 15 分的心態報名，沒有很認真的去寫，結果通過初審，得到佳作，還拿到了 2000 元，真的是做夢都沒想到自己會得獎。

評審評語

記錄家的日常，文字平實溫馨，祖孫親情 引人共鳴，生活感十足。

透過對日常生活的細緻觀察，展現家的情感層次。每個片段都是家庭日常的紀錄，也是對愛、關懷與失落的深刻探索。

藉由多段文字和生活的小細節描繪同一位家人，能帶來更深刻的認識，尤其是串門子那段，樸實的影像捕捉，以及細節，將人物描繪地十分立體刻，結尾的小轉折將結局情感延長。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第十屆 /
林麗美主編.-- 初版.--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
114.09

面；公分

ISBN 978-626-92572-0-1 (平裝)

863.3

114012618

第十屆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補助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發行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人：蔡蕙如

主 編：林麗美

執行編輯：王詩涵

承辦老師：王淳美、馬美娟、羅夏美、張秀惠、王淑蕙、林麗美、駱育萱

外聘評審委員：陳家帶、潘家欣、曹馭博

李 蕙、楊儒強、陳冠翔

廖淑芳、林雅玲、王建國

行政人員：郭乃綺、翁若杰

攝影：馮士釗

版次：初版

發行單位地址：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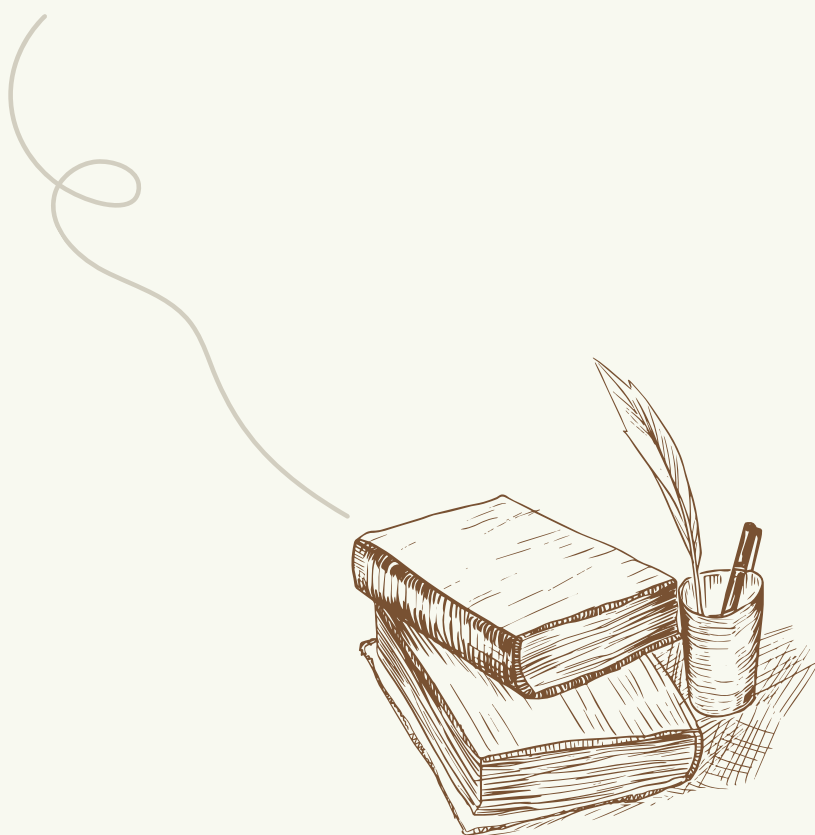
發行單位電話：06-2533131 轉 6201 分機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定價：新台幣 500 元

ISBN：978-626-92572-0-1

著作權所有，本書圖文未經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同意，不得轉載。



南臺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